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惊天密谋

[英] 艾琳·亨特 / 著
赵振中 / 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虎掌
蓝星
黄牙
副族长
族长
巫医
白风
雷族
炭爪
武士
学徒
黑条
沙风
蕨爪
长尾
灰条
火心

高星
夜星
钩星
族长
族长
族长
风族
影族
河族

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惊天密谋

[英] 艾琳·亨特 / 著
赵振中 / 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 京

目　录

第一章　别走，银溪！ / 1
第二章　你猜到了 / 10
第三章　身世之谜 / 14
第四章　从未消失的偏见 / 19
第五章　母子相见 / 26
第六章　争夺抚养权 / 30
第七章　蓄谋已久 / 40
第八章　真正的叛徒 / 43
第九章　别害怕，火心！ / 53
第十章　不可思议 / 60

第一章　别走，银溪！

一场恶战终于结束，雷族大获全胜，入侵者溃败而逃。火心裹好伤口后去找灰条，发现他正坐在武士巢穴里，神情恍惚，目光散乱。

看到火心进来，他说："对不起。我知道我本该在这里的，但我必须去见银溪。森林大会那天晚上我无法接近她。"

火心叹了口气。他原本打算和灰条聊聊自己对雾脚和石毛身世的猜疑，不过看来他的朋友更操心自己的事情。"没关系，灰条，谁都有可能刚好外出离开，或者巡逻，或者狩猎。不过，如果我是你，接下来几天我会老老实实地待在营地，让虎掌能看到我。"火心安慰道。

灰条心不在焉地扒拉着一团苔藓，火心猜他已经计划好了再次和银溪见面。火心避开这个话题，说："我还有别的事情跟你说，是关于蕨爪的。"他简单叙述了一遍早上他和蕨爪如何外出，蕨爪如何嗅到入侵者的踪迹，最后说道："他打得也很好。我认为他可以成为一名武士了。"

灰条高兴地问："蓝星知道这些吗？"

"她还不知道。你是蕨爪的老师，应该由你去推荐。"

"可我当时并不在场啊。"

"没关系。"火心顶了顶他，"走吧，我们现在就去和蓝星谈谈。"

蓝星和大部分武士仍在空地上，黄牙和炭爪正忙着向大家分发可以止血和止痛的蛛丝和罂粟籽。纹脸带着孩子们在旁边看，云崽则在猫群中蹦蹦跳跳，缠着众猫询问战斗的情况。蕨爪也在那里，他正在舔梳清理身上的毛。见他伤得不重，火心终于放下心来。

两只猫走到蓝星那里，火心又将蕨爪嗅到敌猫气味的事情以及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讲了一遍。他说："多亏了蕨爪，我们才能及时得到警报。"

灰条接着说："我们认为他可以成为一名武士了。"

蓝星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我同意。蕨爪今天的表现完全符合武士的

条件。”说完她站起身走到猫群中间，大声宣布：“所有年龄够大，能独自狩猎的猫到高岩下集合，参加族群会议。”

金花立即出现在育婴室门口，纹尾也跟着走了出来，接着，小耳晃晃悠悠从长老巢穴里踱步出来。等大家聚齐后，蓝星说：“蕨爪，过来一下。”

蕨爪不知道蓝星有什么事，他惊讶地抬起头，局促不安地向蓝星走了过去。

蓝星说：“蕨爪，今天是你及时给族群里发出警报，而且你在战斗中表现得也很勇敢。你现在可以成为一名武士了。”

蕨爪张大嘴巴听着，当他听到蓝星说出最后一句话时，双眼立刻闪现出兴奋的光彩。

“我，雷族族长蓝星，请诸位武士祖先从天上俯视这名学徒。经过刻苦训练，他终于掌握了武士守则的要旨。在此，我请求诸位祖先赐予他武士的荣耀。”蓝星凝视着蕨爪，“蕨爪，你能够保证将不折不扣地遵守武士守则，努力保卫族群，即使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吗？”

蕨爪有些颤抖，但声音却坚决果断：“我保证。”

“那么，凭借着星族的力量，我赐予你武士的名号。蕨爪，从现在起你的名字叫蕨毛。你的先见之明和坚毅果敢为星族带来了荣耀，欢迎你成为雷族的武士。”

蓝星走上前用鼻子触了触蕨毛的额头，蕨毛怀着敬意舔了一下她的肩膀，然后走过去站在火心和灰条中间。

群猫齐声高呼这位新武士的名号：“蕨毛！蕨毛！”大家凑过来向他致以诚挚的祝贺和衷心的祝福。蕨毛的妈妈霜毛亲吻着他的脸颊，眼里充满了喜悦的光彩。

沙风友善地顶了顶蕨毛，说：“今晚你不得不独自守夜了。感谢星族！我们可以安心睡上一觉了！”

蕨毛被这件突如其来的喜事搞得晕晕乎乎，一时间说不出话来。他深吸了口气，结结巴巴地说：“谢……谢谢你，灰条。还有你，火心。”

火心一直把蕨毛当作自己的学徒，如今看着这只年轻的猫终于成长为一名武士，他深感自豪。他之所以会这么想，多少和炭爪有关，因为炭爪再也

无法经历这一刻了，星族为她安排了不同的命运。仪式刚刚结束，疲劳困乏之感便立刻向火心袭来。他正要回武士巢穴，就瞥见炭爪瘸着腿向蕨毛走去。

她两眼放光，舔着弟弟的耳朵说："祝贺你，蕨毛！"

蕨毛伤感地用鼻子轻轻蹭炭爪的断腿，说："你本该和我一起接受武士名号的。"

炭爪说："别难过，我现在也很好啊。我们中间出一名武士就行了。我要成为丛林中有史以来医术最高超的巫医！"

火心凝视着炭爪，竟然有些羡慕她。火心知道，能够成为黄牙的学徒让炭爪感到十分幸福，她将来一定是一名优秀的巫医。但她原本也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武士的。炭爪的断腿再一次刺痛了火心，他敢肯定炭爪的不幸遭遇都是虎掌一手造成的，而他自己最近也差点儿被虎掌害得淹死。不过，今天虎

掌功高盖世。如果没有他，雷族就输掉了这场战斗。火心扪心自问：就算证实了虎掌的卑劣行径，那么谁又能取代他来保卫雷族呢？

这次袭击事件过后，火心多少松了口气，因为灰条一直都安守本分，不是巡逻狩猎，就是帮助黄牙和炭爪补充药草储备。虎掌嘴上没说什么，但火心估计他都看在眼里。

不过好景不长，第三天清晨，火心被身旁的动静惊醒，一睁开眼睛就看见灰条正往巢穴外溜。他小声说："灰条？"不过灰条没有搭话。

火心小心翼翼地爬起来，唯恐惊动睡在旁边的沙风。他蹑手蹑脚地走出巢穴，睡眼惺忪地来到空地，看见灰条消失在金雀花通道出口处。而此时黑条正卧在猎物堆旁，嘴里叼了一只水老鼠，抬头盯着金雀花通道出口。

火心感到心头就像压了一块冰冷的大石头。如果黑条看见灰条离开，这件事很快就会传到虎掌的耳朵里。虎掌肯定想知道灰条的去向，因此，他也许会跟踪灰条，最后把灰条和银溪双双拿住。

火心下意识地挪动脚步，尽量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经过猎物堆时，他招呼说："早啊，黑条！我们正要出去狩猎。你知道，早起的猫总能捉到猎物！"没等黑条回答，他便走进金雀花通道。刚一走出营门，火心立刻加快速度跑上沟沿。灰条早已消失在视线之外，但他留下的浓烈气味直指太阳石。

火心寻思：他们可是保证只在"四棵树"见面的啊。

火心一路追赶，无心恋顾沿途灌木丛里猎物发出的沙沙声和飘散的香味。为了防止虎掌随后跟来，火心一门心思想在灰条见到银溪前追上他，把他揪回去。不过，当赶到太阳石时，火心连灰条的影儿都没有见到。火心在树林边停下脚步，嗅了嗅空气。他敢肯定灰条就在附近，并且和银溪在一起。不过，这两只猫的气味都被什么东西给掩盖住了，这种东西令火心感到不寒而栗——是血的味道！

这时，前方的石头堆间传出微弱的、令他毛骨悚然的哀号声，这是伤心欲绝的猫所发出的悲泣。火心高喊道："灰条！"他大步流星，跳到最近的石头上。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

只见银溪侧躺在一处深深的石缝中，四肢蜷缩，身体抽搐不已，嘴里不停地发出凄惨的呻吟声。

火心倒吸了口凉气："灰条！"

灰条就卧在银溪身边，疯狂地舔着她的脸颊。听到火心的喊声，他抬起头，歇斯底里地喊道："火心！是孩子——银溪难产了。快把黄牙找来！"

"但……"火心不忍拒绝，立刻从石头上跳下来，往树林里跑去。

他拼命地奔跑，仿佛此前从未跑过似的。过了一会儿，火心慌乱的心情渐渐趋于冷静。他意识到发生这种事非常要命，所有猫都会发现灰条和银溪的私情，事后蓝星和钩星又会怎样处置他们呢？

他从沟沿上冲下来，和正从另一侧往营地走的炭爪撞在一起。炭爪摔倒在地，采集的药草撒了一地："火心，你……"

火心气喘吁吁地问："黄牙在哪里？"

"黄牙？"炭爪嗅到火心身上的绝望气味，突然严肃起来，"她去蛇岩采蓍（shī）草了。"

火心扭头要往外跑，忽然又泄了气，停下了脚步。去蛇岩找黄牙要花很长时间，事情十万火急，哪能如此耽搁！

炭爪问："出什么事了？"

"太阳石那边有一只猫——就是银溪啦，她在生孩子，但是现在难产了。"

炭爪惊呼："噢，星族保佑！我去看看。在这里等着——我需要取些药草。"炭爪转身消失在金雀花通道。火心坐立不安，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半晌过后，一只猫从金雀花通道里出来了，不过不是炭爪，而是蕨毛。

蕨毛一边朝沟外跑，一边喊道："炭爪派我去找黄牙。"

炭爪嘴里衔着一捆药草从通道里走出来，尾巴朝火心摆了一下，示意让他带路。

对火心来说，每踏出一步他都在忍受煎熬。炭爪虽然用尽全身气力，但拖着一条断腿又哪能跑得快。时间似乎被拖长了。惶恐彷徨之中，火心想起他做的梦，那个面目模糊的蓝灰色母猫的身影渐渐淡去，留下自己的孩子在黑暗中无助地哭泣。那是银溪吗？

太阳石近在眼前。火心心急如焚，跑到炭爪前面。当他跑到近处时，看到石头上卧着一只猫，正往石缝中瞅。火心的心一下子凉透了。只有虎掌才有那雄壮的身躯和棕色的皮毛，他一定是听了黑条的汇报，然后循着灰条的气味来到这里的。火心匆匆赶回营地时，曾瞥见虎掌的背影，但当时他并没有在意。

虎掌扭过头，冲正往石头上爬的火心吼道："火心，你知道这件事吗？"

火心往石缝里瞅。银溪仍侧躺在那里，但身体的颤抖已变成了微弱的抽搐。她一声不响，大概连哀号的力气都没有了。灰条趴在旁边，鼻子埋进她的胸口轻轻摩擦，眼睛呆呆地看着她的脸。火心不知道他们是否察觉到虎掌的出现。

火心正要回答虎掌的问题，却见炭爪跑到石头下，挤进石缝里。她将药草放在地上，弯腰去嗅银溪。

过了一会儿，她喊道："火心！下来帮把手！"

虎掌恼火地发出一声低嘶。火心顾不上许多，当即跳进石缝里。他的爪子刚一接触地面，炭爪就走过来，嘴里衔着一只刚出生的幼崽。那只幼崽眼睛尚未睁开，耳朵还贴在脑门儿上，身上长了一层深灰色的绒毛。

火心小声问："他死了吗？"

炭爪把幼崽放在火心面前，说："没死！快舔一舔，给他暖暖身子，让血液流动起来。"

说完她便转身回到银溪身边。她的身子挡住了火心的视线，不过火心听见灰条焦急地问了她一个问题，然后她安慰了灰条几句。

火心弯下脖子舔幼崽，那只幼崽好长时间都没有反应。正当火心以为他肯定死了时，谁知小家伙竟然有了动静，张开嘴叫唤了一声。火心声音沙哑着说："他还活着！"

炭爪喊道："早告诉过你了。继续舔，别停下。另一只随时都可能生下来。就是这样，银溪，做得好。"

虎掌从石头上下来，一脸怒色地站在石缝前，低嘶着说："那是河族的猫。你们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

就在这时，炭爪发出一声胜利的欢呼："生出来了，银溪。"不一会儿，

她衔着第二只幼崽出来了，将她放在虎掌面前："快舔。"

虎掌吹须子瞪眼说："我又不是巫医。"

炭爪说："可你长了舌头，不是吗？快舔！难道你想让这只幼崽死掉吗？"

火心吓了一跳，料想虎掌定然会一巴掌打过去，哪知虎掌却乖乖地照她的话做了。

炭爪转回去对银溪说："你得吃下这些药草。灰条，你喂她，尽可能多吃些。我们必须把她的血止住。"

火心照料的那只幼崽呼吸渐渐平稳，看起来已经脱离了危险，不必再费力去舔了。火心看不到石缝里的具体情况，忽听炭爪大声喊道："坚持住，银溪。"灰条也大声叫道："银溪！"

火心急忙冲过去。只见银溪抬起头，无力地舔着灰条的脸庞，小声说："再见了，灰条。我爱你，照顾好我们的孩子。"

说话间，她的身体剧烈一震，头歪在一旁，停止了呼吸。

炭爪轻声唤道："银溪！"

灰条喃喃说："不要，银溪，不要。别走，别丢下我。"他弯下脖子，轻轻顶了顶银溪。银溪没有反应。

灰条仰天长号："银溪！银溪！"叫声撕心裂肺，划破周围的沉寂。

炭爪不愿意放弃，不停地顶银溪，不过最终只能面对现实。她呆呆地看着前方，目光黯淡。

火心走过去轻声说："炭爪，幼崽们都平安。"

炭爪看了火心一眼，火心心里一阵缩紧。"但他们的妈妈死了，我没能救活她，火心。"

灰条凄厉的哀号仍然回荡在山石间。虎掌走过去，在他头上打了一巴掌，喝道："别在这里鬼哭狼嚎了。"

灰条心神疲惫，渐渐停止了哭泣。

虎掌看着他们几个，说："现在可以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了吧？灰条，你认识这只河族猫吗？"

灰条抬起头，目光呆滞冰冷，喃喃说道："我爱她。"

虎掌大吃一惊："什么——这两个是你的孩子？"

灰条说："是我和银溪的。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没关系，我不在乎。"说完转身对着银溪，将鼻子贴在她身上，柔声对她说话。

这时，炭爪检查了一下两只幼崽的情况，说："我想他们应该能活下来。"语气却明显失去了以往的自信。"把他们带回营地，找一名猫后喂他们奶吃。"

虎掌猛地转过身来，说："你疯了？雷族凭什么要养活他们？他们全是杂种猫，没有哪个族群愿意收养。"

炭爪没有理他，说："火心，咱们俩各带一只。"

火心动了动须子表示同意，随后走到灰条身边贴着他的身子说："你和我们一起回去吗？"

灰条摇了摇头，小声说："我留下来，把她埋在这里，埋在河族和雷族之间。经过这件事，大概连她的本族都不会悼念她了。"

火心心里难过，但这种情况下他也爱莫能助。他说："我很快就回来。"然后，也不怕虎掌听到，又补充了一句："灰条，我会和你一起悼念她。她很勇敢，我知道她很爱你。"

灰条置若罔闻。于是火心衔起幼崽转身离去，只留下灰条独自陪着银溪的尸体。他是那么深爱着她，甚于爱自己的族群、自己的荣誉，甚至自己的生命。

第二章　你猜到了

火心和炭爪衔着幼崽随虎掌回到营地。此事早已在营地中传开，无论是武士还是学徒都走出巢穴，默默地看着他们。火心能够嗅到他们身上散发出的震惊和猜疑的气味。

蓝星站在育婴室门口，大概她一直在等他们回来。火心原本以为她会拒绝收养这两只幼崽，谁知她却淡淡地说："进来吧。"

育婴室内昏暗而安静。纹脸蜷起身子将她的孩子们围起来，几只幼崽正呼呼大睡，云崽白色的毛在一堆灰毛球中间犹如一团白雪般醒目。旁边，金花躺在用厚厚的羽毛铺成的窝里，正为刚生下来的幼崽们喂奶。这两只幼崽一只是姜黄色，就如金花一样，另一只则是深棕色的虎斑猫。

蓝星轻声说："金花，我有件事求你。你能再多养两只幼崽吗？他们的妈妈刚刚死去。"

金花吃惊地抬起头，当她看到火心和炭爪嘴里叼着的小可怜时，目光逐渐变得柔和。两个小家伙饿得发慌，不停地蠕动着。

金花说："我想……"

纹尾走进来插嘴说："等等，金花。在你答应之前，先问问蓝星这两只幼崽是谁家的。"

火心顿时焦急起来。虽然纹尾是位好妈妈，不过她生性火暴，族别之见很深。

蓝星平静地说："我不会瞒你的。金花，他们是灰条的孩子。他们的妈妈是银溪——一只河族猫。"

金花吃惊地睁大眼睛，连纹脸也从瞌睡中惊醒，竖起耳朵倾听。

纹尾低嘶着说："灰条一定是几个月前就和她有来往了。忠心的猫会干这种勾当吗？他们都背叛了自己的族群。这两只幼崽的血统不好。"

蓝星忽然站起，呵斥道："胡说！"火心吓了一跳，他从未见过族长这般

生气。“无论灰条和银溪做了什么，孩子们总是无辜的。金花，你愿意收养他们吗？没有母亲照料，他们会死的。”

金花迟疑了一下，然后长出了口气，说：“我有充足的奶水，还能说‘不’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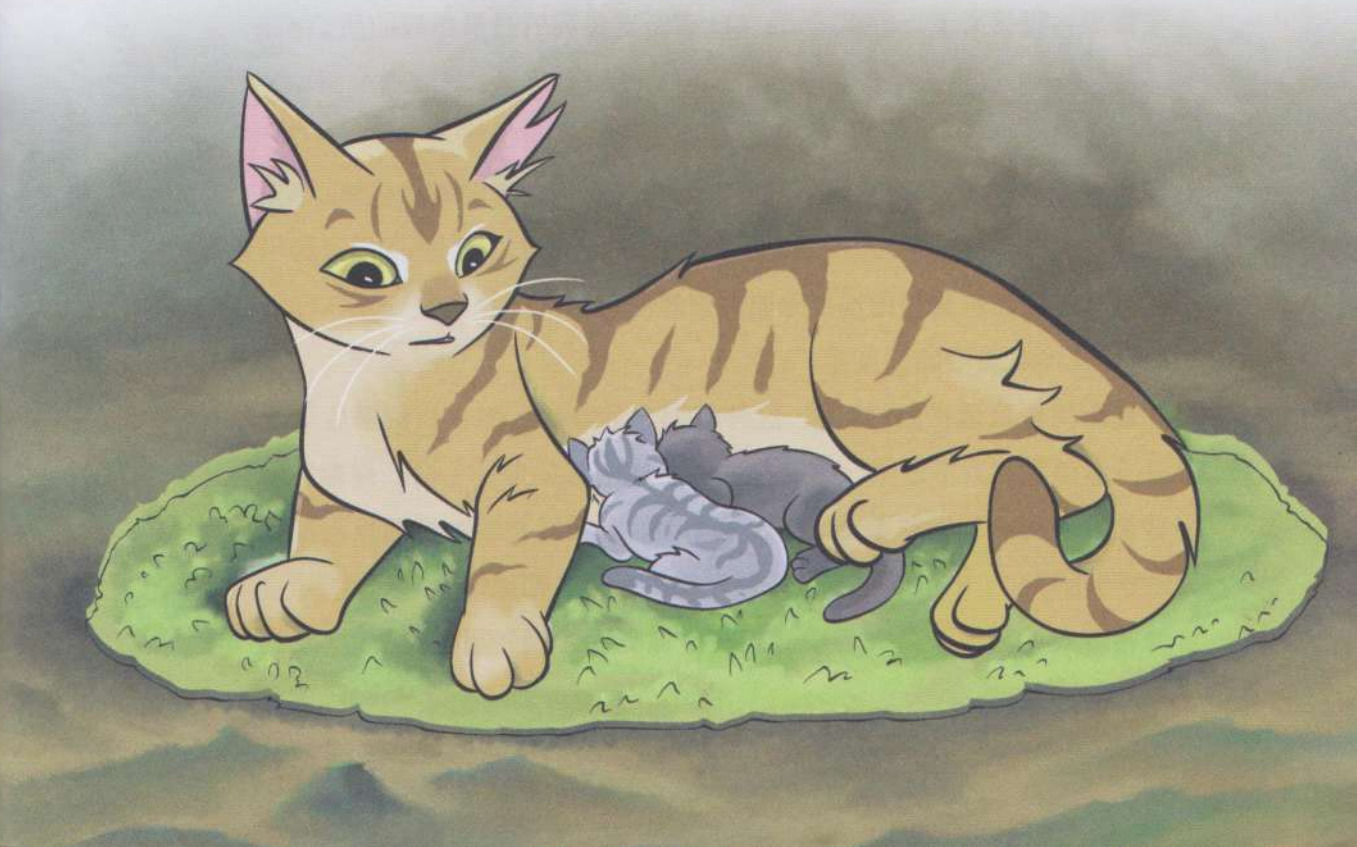
纹尾的鼻子里发出嗤的一声，背过身去。火心和炭爪将幼崽轻轻放进金花的窝内。金花弯腰将他们推向自己的肚腹。两个小家伙缩进她温暖的身体里，找到奶头后立即大口吮吸起来，很快便停止了哭泣。

蓝星说：“谢谢你，金花。”

火心发现，当蓝星低头看着这两只幼崽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奇怪的表情。火心怀疑蓝星是不是想起了自己的孩子，他很想知道其中究竟隐藏了怎样一段故事。蓝星的孩子是否活了下来？他们在河族里生活得好吗？是否就是雾脚和石毛呢？蓝星对此又知晓多少呢？

火心正在深思，炭爪突然转身向育婴室外走去。他急忙跟出去，发现炭爪趴在育婴室外面，脑袋枕在前爪上。他问：“怎么了？”

炭爪喃喃地说：“银溪死了，我没能救活她。”



“这不是你的过错！”

炭爪抬起头，眨了眨眼睛，眼中充满了悲伤：“我想当一名好巫医，我想救治生命。”

火心凑上前和她脸贴着脸，提醒道：“你救了两条命。”

“但我没能救下银溪。”

火心很同情炭爪，他理解炭爪的感受，想告诉她自责是不对的，但又不知该怎么说才好。他既难过，又觉得自己没用，唯有轻柔地舔着炭爪。

“这是怎么回事？”火心抬眼看见黄牙正皱着眉头站在面前，一脸困惑的样子，“我听说灰条和一只河族母猫的事了，到底怎么回事？”

炭爪似乎对老师的到来浑然不觉，火心只得自己向黄牙解释。

他说：“炭爪立了大功。要不是她，那两只幼崽就死了。”

黄牙点了点头：“我见过虎掌了。蕨毛去太阳石找我，回来的路上我们遇见了虎掌。他对这两只幼崽的事情感到十分恼火。但是他倒没有怪你，炭爪，他知道你只是在尽一名巫医的职责。”

炭爪抬起头，苦涩地说：“我永远也成不了巫医。我真没用，是我害了银溪。”

黄牙一听就火了，厉声喝道：“什么？这是我听过最愚蠢的话了。”

“黄牙……”火心想替炭爪分辩，但黄牙没有理他。

黄牙继续喝道：“炭爪，你已经尽力了。你做得很好。”

炭爪呆呆地说：“可这还不够好。如果你在场，肯定能救活她。”

黄牙半是玩笑，半是责备地说：“哦？星族这么对你说的，是吗？炭爪，有时在死亡面前，医术是无能为力的。我也不例外。”

“但我没有救活她，黄牙。”

黄牙同情地说：“我知道。这种教训非常惨痛，但在我的手底下也死过猫——多得我都数不过来。每名巫医的手底下都放走过生命。你必须学会适应这一点，然后继续往前走。”随后黄牙用伤痕累累的口鼻部顶炭爪，顶得她站不稳脚跟。“好了，还有事情要做呢。小耳又抱怨说他的膝盖疼了。”

她将炭爪往巫医巢穴赶去，扭头对火心说：“好了，别担心，她会好起来的。”

火心目送两只猫经过空地，消失在香薇通道的入口处。

“相信黄牙。”火心耳边响起一个声音，他扭头一看是蓝星，“她会帮助炭爪挺过去的。”

蓝星坐在育婴室门口，尾巴卷过来盖住爪子。虽然银溪的死以及灰条的胆大妄为来得很突然，但她看起来像往常一样镇静。

火心迟疑地问：“蓝星，灰条现在怎么办？他会受处罚吗？”

蓝星沉思片刻后说：“我也回答不上来，火心。我需要和虎掌他们商议一下。”

火心着急地说：“灰条是情不自禁啊。”

“情不自禁——但他和银溪在一起，这违犯了武士守则，是背叛族群的行为。”蓝星目光闪闪，但语气中却不含怒意，“我向你保证一件事，在事情平息前我不会做出任何处理决定。我们需要仔仔细细地通盘考虑，火心。”

火心壮着胆子问：“其实你并不感到震惊，是吗？你是不是早料到了这种事会发生？”他问是这么问，但对蓝星是否会回答他的问题并没有抱太大期望。蓝星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他，目光似乎能穿透一切。火心看到，在她的眼里有智慧，也有痛苦。

最后蓝星说：“是的，我确实怀疑过。作为族长，我应当知道族内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森林大会上我就看出来了。”

“那……那你为什么不加以阻止？”

蓝星回答道：“我希望灰条还能记得自己对族群所负有的忠诚使命。我知道，就算他不去了结，这种事情迟早都会有个了断的。我只希望事情的结局对他们不要太过悲惨。不过，我不知道灰条如何面对自己的孩子在别的族群长大这一事实。”

火心立刻脱口而出：“你清楚这种情形，是吗？因为在你身上也曾发生过这种事情。”

蓝星一下子僵在那里，眼里突然闪起怒火。火心吓得心里怦怦直跳。过了一会儿，她的情绪平复下来，眼里怒火渐渐消失，目光却变得悠远而迷失。

她喃喃说道：“你猜到了，我就知道你能猜到。是的，火心，雾脚和石毛都是我生的。”

第三章　身世之谜

“跟我来。”蓝星说完，慢慢向她的巢穴走去。火心没有办法，只得跟在后面。蓝星进到巢穴，躺在窝内，示意火心坐下。

她盯着火心问：“你知道的有多少？”

火心直接承认道：“我只知道橡心曾把两只雷族幼崽带进河族，他对灰池——就是他们的养母——说他不知道那两只幼崽的出身。”

蓝星点了点头，目光柔和下来，小声说：“我就知道橡心不会背叛我。”说着，她抬起头，“他就是那两只幼崽的父亲。你猜到了吗？”

火心摇了摇头。不过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合情合理了，难怪橡心会坚持要灰池抚养那两只幼崽。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火心问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橡心没有偷走他们，是吗？”

蓝星不耐烦地晃了晃耳朵，说：“当然没有偷。”她看着火心，双眼忽然充满了痛苦的神色，“不，他没有偷走他们，是我把他们送出去的。”

火心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等着蓝星做进一步的解释。

蓝星回忆说：“我当武士时的名字叫蓝毛。和你一样，我满脑子里想的都是如何为族群多做贡献。那一年刚刚进入秃叶季，我和橡心在森林大会上相识。我们年轻而又糊涂，交往没多久，我发现自己怀了孩子，我想把他们抚养长大。没有猫会问孩子的父亲是谁——说与不说那是母猫的权利。”

火心说：“既然这样，那……”

蓝星凝望着远方，仿佛又回到了那段尘封的往事：“那时，我们的副族长褐斑病得很重，他决定辞职，这是获得那个职位千载难逢的机会。族里的巫医已经告诉过我说，星族将降大任于我，但我知道，哺育幼崽的猫后是不能当副族长的。”

火心语含责备地说：“所以你就把他们送走了。为什么你不能等他们离开育婴室呢？你应当等他们能够照顾自己后再出任副族长。”

蓝星痛苦地说："做出这个决定绝非轻而易举的事。在那个严酷的秃叶季里，族群填不饱肚子，而我也没有足够的奶水喂养孩子。我知道河族衣食无忧，孩子们在那里能得到很好的照顾。当时的河里鱼类丰富，因此河族永远都不会有挨饿的忧虑。"

火心难过地说："但失去他们……"

"火心，我不需要你来告诉我这个选择有多残酷。接连数个夜晚，我辗转反侧，迟迟下不了决心，如何选择才最有利于孩子、最有利于我、最有利于族群。"

"当时一定有别的武士来竞争这个副族长职位。"火心仍很难接受蓝星为了自己的野心而放弃亲生骨肉的事实。

蓝星有些愤恨地说："哦，没错，就是蓟掌。他是一名优秀的武士，强壮而勇敢，但他生性好斗。我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当上副族长，然后当上族长，把族群带入无休无止的战争中吗？"她悲伤地摇了摇头，"火心，就在你来到族群数月前，他率众袭击河族的巡逻队，不幸身亡。他这一生始终狂热而自负，我不能坐视他毁了族群。"

"是你亲自把孩子们交给橡心的吗？"

"是的，我在一次森林大会上征询他的意见，他同意抚养孩子。因此，我趁着一个夜晚溜出营地，带着孩子们到太阳石。橡心等在那里，然后他就带着其中的两只幼崽过了河。"

火心吃了一惊："其中的两只？你的意思是不止两只吗？"

蓝星低下头，凄惨地说："共有三只。第三只身子弱，耐不住旅途的艰辛，死在了河边，我就在他的身边。"

火心想起在一次森林大会上，团毛说的只是蓝星"失去"了孩子。于是他问："你是怎么对族里说的？"

"我……我制造了一出假象，使得大家误以为我的孩子是被狐狸或者獾拖走了。我事先在育婴室后的营墙上挖了个洞，事后我对大家说我把孩子们留在育婴室里睡觉，而我则一直在外面打猎。"说着，蓝星的身体剧烈颤抖起来。火心明白，对于蓝星来说，承认一个谎言要比杀了她还难受。

蓝星继续说："大家倾巢出动去寻找，虽然我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但

还是假装寻找。”她垂下头枕在前爪上。火心忘记了上下之别，走过去轻轻地在蓝星的耳朵之间舔了一下。

他又想起自己做过的那个梦：那个面目模糊的蓝灰色母猫的身影渐渐淡去，留下自己的孩子在黑暗中无助地哭泣。原先他以为那只母猫是银溪，现在意识到她应该是蓝星。这个梦既是预言，也是一段往事。火心问：“你为什么把这件事告诉我?”

蓝星抬起头，眼里充满了令火心刻骨铭心的悲痛。

她回答说："一直以来，我都惦念着这两个孩子。我当上了副族长，然后又当上了族长，我的族群需要我。但最近洪水危及河族的生存，你的发现使我又听到自己早已熟知的事情。如今，又出现了一对半是河族、半是雷族的幼崽。也许这一回我能做出更好的决定。"

火心又问："但你为什么把这件事告诉我？"

蓝星眉头微皱，说："也许这件事在我心里压抑太久了。我觉得你最有可能理解我，火心。有时我们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但火心很难理解这种行为，一时间，他心乱如麻。突然眼前浮现出一个年轻武士的形象，是雄心壮志的蓝毛，她决意将族群的利益放在首位，甚至不惜付出难以想象的惨痛代价。但现实中，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久失爱子的母亲。对火心来说，最真实的蓝星也许是这么一只猫：她是一位很有天赋的族长，她做了自己认为最正确的事情而独自忍受痛苦的折磨。

火心忽然意识到蓝星把这个秘密告诉自己，是对自己的无比信任，于是他说："我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其他猫的。"

"谢谢你，火心。未来还会有很多困难等待着我们，族群不能再乱了。"蓝星回答道，她站起来伸了个大大的懒腰，"我现在去和虎掌谈谈。火心，你最好去看看你的朋友。"

火心回到太阳石，看见灰条正卧在河岸边一堆新砌的土堆旁，呆呆地望向闪耀着万道金光的河面。

火心走过去坐在他身边，只听他喃喃说道："我把她埋在岸边。她爱这条河。"随后，他仰头望着天上渐渐出现的银毛星带，柔声说："她现在和星族在一起。某一天我会再找到她，我们就能重逢了。"

火心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唯有贴紧灰条的身体。两只猫默默地卧在那里，直到周围的一切都被黑暗吞噬。

最后灰条说："你们把幼崽带到哪里了？他们应该和她埋葬在一起。"

火心说："埋葬？灰条，你还不知道吗？孩子们都还活着。"

灰条盯着他，呼吸加剧，眼里开始放射出光彩："他们还活着——银溪的孩子——我的孩子？火心，他们在哪里？"

火心舔了他一下，说："在育婴室里，金花正在给他们喂奶。"

"但她不会收养他们——会吗？她知道他们是银溪生的吗？"

火心不情愿地说："整个族群都知道了。虎掌就是这么认为的。不过金花对待这两个孩子倒没有什么偏见，蓝星也没有。他们得到了很好的照料，将来也会的，灰条。"

灰条爬起来，吃力地挪动身体。他疑惑地看着火心，似乎不相信雷族能真的接纳这两只幼崽。"我想去看看他们。"

见到灰条做好了再次面对族群的准备，火心松了口气，说："那我们走吧。蓝星派我来接你回家。"

火心走进黢黑的森林，灰条跟在后面，不停地回头望去，似乎不忍把银溪独自丢在那里。他一路上默不作声，火心也不去打扰他。

当他们回到营地时，武士和学徒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窃窃私语。这是一个温暖的早晨，一切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蕨毛和尘毛卧在荨麻丛边吃东西，刺爪和亮爪在学徒巢穴外嬉戏打闹，迅爪在一旁观战，虎掌和蓝星则不见踪影。

火心吁了口气。他就想让灰条独自待着，起码他探视孩子们时，其他猫别来打搅。

他们朝育婴室走去，路上遇见沙风。沙风猛地刹住脚步，目光在他们之间移来移去。

火心尽量像往日一般友好地说："嘿，我们去看看孩子们。过一会儿咱们巢穴里见。"

沙风厉声喝道："你可以，但叫他离我远点儿！"说着，她昂首翘尾踱步而去。

火心心里一沉。他想起当初自己刚进族群时，沙风一直对他怀着敌意，这种敌意过了好长时间才渐渐消除。这一次，要过多久她才会重新把灰条当作朋友呢？

灰条沮丧地说："她不想让我留在这里。没有猫想。"

火心为他打气说："我想呀。走吧，去看看你的孩子们。"

第四章　从未消失的偏见

火心在石头上循序跳跃，渡过湍湍急流。洪水已退去多时，河底的石头自然便显露出来。这是银溪离去的第二天，天空灰蒙蒙的，飘着零星小雨，仿佛星族也在默默地悼念她。

虽然没有得到蓝星的允准，火心仍然前往河族，准备将银溪的死讯告诉他们，因为他觉得河族有权知道银溪发生了什么事情。由于害怕遇到阻拦，此行他没有告诉任何猫。

到达对岸，火心抬头嗅了嗅空气，立刻便嗅到了一只猫的新鲜气味。不多一会儿，从路边的香薇丛里走出一只小虎斑公猫。

那只小猫见到火心后吃了一惊，怯怯地走到他面前问："你是火心，对吗？我在上次森林大会上见过你。你到我们这边来干什么？"

小猫努力装出一副信心十足的样子，但声音中却明显透着紧张。他年纪太小——估计还是学徒，没有老师的带领便急着离开营地。

火心说："我不是来打架或刺探情报的。我想和雾脚说句话，你能把她叫来吗？"

那名学徒迟疑了一下，看起来想拒绝，不过服从武士命令这一习惯终究占了上风，于是他转身沿着河边朝营地走去。火心目送他离去后，爬上河岸，藏在蕨木丛里等候雾脚的到来。

过了老半天雾脚才来。火心看见那熟悉的蓝灰色身影匆匆向他赶来。多像蓝星啊！火心这才发觉雾脚简直就是蓝星的翻版。看到雾脚孤身前来，火心松了口气，随后便对停下脚步嗅空气的雾脚唤道："雾脚！上这里来！"

雾脚的耳朵动了动，急忙钻进蕨木丛。一见面她就问："什么事？是关于银溪的吗？自昨天起我就没有看见她。"

火心如鲠（gěng）在喉，吃力地咽了口唾沫，说："雾脚，是坏消息。我很遗憾，银溪死了。"

雾脚难以置信地盯着他，说："死了？不可能！"没等火心说话，她厉声喝道："是不是你们雷族的武士捉走她的？"

火心急忙解释："不，不是。她和灰条在太阳石，准备生幼崽。但事情出了差错——她流了很多血。我们用尽所有办法，但……唉，雾脚，对不起。"

雾脚眼里充满了痛苦的神情，紧紧攥住地面，爪子都陷进了土里。她仰天长啸，声音凄厉。火心本打算上前抚慰，然而雾脚的每一条肌肉都绷得紧紧的。一时间，火心也找不出合适的话来安慰她。

雾脚发泄了一通，情绪稍稍平稳下来。她喃喃地说："我就知道这种事情不会有好下场。"语气中只有悲痛，丝毫没有恼怒和责怪的意思。"我告诉过她，叫她别和灰条来往，但她肯听吗？现在——我真不敢相信再也见不着她了。"

火心告诉她："灰条把银溪埋在了太阳石。如果有一天你我在那里见面，我会指给你看。"

雾脚缓缓点了点头。火心为了让她节哀，随后又补充了一句："她的孩子们都还活着。"

雾脚立刻坐起来，问："她的孩子们？"

火心说："两个，他们都很好。"

雾脚眨眨眼睛，忽然若有所思地问："雷族想要他们吗？他们身上可有一半的河族血统啊。"

火心说："我们的一名猫后当他们的养母。大伙儿虽然对灰条感到气恼，但谁也不会把气撒在孩子身上。"

"我明白了。"她想了一会儿，站起来，"我必须赶回去把这件事通知族群，他们还不知道她和灰条的事呢。真不知道该怎么对银溪的父亲开口。"

火心清楚雾脚的感受。一般来说父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但钩星与银溪之间的关系却甚为紧密。银溪选择灰条作为配偶无疑是对族群的背叛，可想而知，钩星定然在伤心之余，又感恼怒。

雾脚舔了一下火心的额头说："谢谢你前来相告。"

说完，她钻出蕨木丛，迅速离去。火心看着她消失在视线之外，方才渡过河回到自己的领地。

火心从睡梦中饿醒。借着昏暗的光，他看见灰条的窝空荡荡的，生气地想：噢，又去和银溪私会了！接着突然醒悟过来，银溪已经死去两天了。此事在族群中引发的震动渐渐平息，不过除了火心和蕨毛外，大家既不同灰条讲话，也不和他一道外出巡逻狩猎。蓝星则迟迟没有宣布对他的处罚决定。

火心打着哈欠伸了个懒腰。这几天，灰条整晚辗转反侧，抽泣连连，搅得他根本睡不好觉。看到朋友这个样子，火心心里也很难受。灰条的不忠行为给族群造成的冲击很大，大伙儿之间的日常交谈充满了猜忌，彼此间舔梳的时间也大大缩短了。火心不知道族群何时才能恢复过来。

他抖了抖身子，走出巢穴向猎物堆走去。冉冉升起的朝阳给营地洒满了金色的光斑。火心低头挑了一只肥大的水老鼠，这时他听到有猫呼唤："火心！火心！"

火心转过身，看见云崽正从育婴室朝他跑过来，纹脸带着其他几只幼崽

慢慢悠悠跟在后面。令他惊奇的是，蓝星也来了。

云崽跑到他面前，气喘吁吁地吆喝："火心！我就要成为学徒了！我就要成为学徒了！"

火心放下嘴里的水老鼠。是啊，他几乎忘了云崽马上就要满六个月这件事了。想到这里，心里既是兴奋，又是惭愧。

蓝星走近说："你理所当然是他的老师，不是吗，火心？你该另收一名学徒了。虽然蕨毛不是你的学徒，但你教得也很好啊。"

听到蓝星赞扬，火心低下头说："过奖了。"随后，他想起炭爪，心里感到一阵悲伤。自从炭爪遭遇不幸，他时时感到愧疚，因此他决心要把云崽教好。

云崽睁着大眼睛说："我会比别的猫更努力！我要成为最优秀的学徒！"

纹脸被逗得莞（wǎn）尔一笑。蓝星说："我们都在拭目以待呢。"

纹脸说："他一天到晚地纠缠我。我知道他会尽最大努力的，他是一个健壮而聪明的孩子。"

云崽顿时喜形于色。火心寻思：看来他把宠物猫的事情早扔到脑后了。这孩子生性自负，心里压根儿没有什么武士守则。我把他带进族群，这件事做对了吗？火心心里再次产生了怀疑。他知道，收这么个学徒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蓝星说："我这就召集开会。"说着朝高岩走去。云崽看了一眼火心，然后就跟着蓝星跑了过去，其他几只幼崽也蹦蹦跳跳跟在后面。

纹脸说："火心，有些事我想问问你。"

火心暗地里叹了口气，看来在云崽的学徒仪式前自己是没时间吃东西了。

"什么事？"火心问道。

"是关于灰条的。我理解他现在的心情，可他每天看守着那两只幼崽，寸步不离育婴室，仿佛金花照顾不好他的孩子似的。他把我们的生活都打乱了。"

"你对他说了吗？"

"我们暗示了好几次，纹尾甚至问他是不是怀孕了，可他根本没反应。"

火心遗憾地朝那只水老鼠瞥了最后一眼，说："我会同他说的，纹脸。

他现在还在那儿吗?”

“在，他待了整整一个早晨。”

“我叫他出来开会。”说着，火心朝育婴室走去，路上他听见蓝星站在高岩上大声召集全族开会。

进入育婴室时正遇上虎掌从里面出来。火心让开道路，暗想虎掌来育婴室做什么，随即想起金花生下的幼崽中有一只是深棕色虎斑猫，虎掌一定是孩子们的父亲。

育婴室里暖暖和和的，到处洋溢着温馨的奶味。金花躺在巢穴里给孩子们喂奶，灰条则卧在旁边观看。

只听灰条焦急地说：“他们能吃饱吗？他们的个头真小。”

金花耐心地回答：“那是因为他们年龄还小。他们会长大的。”

火心走过去，看到那四只幼崽正躺在妈妈温暖的怀里大口地吮吸奶汁。那只小虎斑猫长得和虎掌简直一模一样。灰条的两个孩子个头小些，不过身上的毛都干了，此时蓬蓬松松的，显得十分健康。两只幼崽中一只像灰条那样长着深灰色的皮毛，另一只则像他们的妈妈银溪，长着银灰色的皮毛。

火心小声说：“他们长得可真俊。”

纹尾讥讽说：“这下他可赚了。”说完走出育婴室去开会。

纹尾离开后，金花说：“别理她。”随后扭头用鼻子触了触那只银灰色的幼崽，说：“灰条，她将来一定像她妈妈一样漂亮。”

灰条脱口而出：“但如果他们都死了呢?”

火心说：“有金花照料，他们不会死的。”

金花凝视这四只幼崽时眼里充满了慈爱的目光，并没有厚此薄彼。不过火心瞧她似乎有些倦意，也许同时照料四个孩子的工作量着实有些大，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火心知道，一位母亲固然深爱自己的孩子，但忠诚对她也同样重要。金花会尽全力抚养这两只幼崽，因为他们身上也有雷族的血统，更何况她还是一位好心肠的母亲。

火心顶了一下灰条说：“走吧。蓝星召集开会了，是云崽的学徒仪式。”

灰条犹豫了一下，不过终究还是站了起来，被火心推着走出去，目光仍恋恋不舍地停留在他的孩子们身上。

大家均已到齐。火心听见柳带用幸福的语气对鼠毛和奔风说："不久我就要搬进育婴室里住了，我怀孕了。"

奔风连声祝贺，鼠毛则上前欣喜地舔着柳带的脑门儿。火心心里正犯嘀咕，猜想孩子的父亲会是谁，就瞥见白风站在远处往这里张望，一脸骄傲自豪的样子。柳带怀孕的消息让火心稍稍安下心来，因为不论眼前面临怎样的灾祸，族群的生命依旧在延续。

火心带着灰条走到猫群前面，看见云崽正神气活现地坐在最前面，身子挺得笔直。纹脸则坐在他的旁边。虎掌也在附近，阴沉着脸，不知道什么事又惹他生气了。

蓝星站在高岩上说："雷族的各位同胞们，今天召集大家有两件事情，一好一坏。先说坏的，几天前发生的事情大家已经都知道了，河族的银溪死了，而我们则决定抚养她和灰条的孩子。"

群猫议论纷纷，脸上均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灰条吓得趴在地上，火心挨着他以示安慰。

蓝星继续说："许多猫都来问我灰条会受到什么处罚，我考虑再三，最后认为银溪的死已是对他最重的惩罚。还有什么事能比此事更让他痛苦呢?"

猫群中顿时炸开了锅。长尾高呼："把他赶出族群！他是叛徒!"

蓝星冷冷地说："等你当上族长再做决定吧，此前你必须听从我的决定。我说了，不处罚灰条。不过，灰条，未来三个月你不得参加森林大会。这不是处罚你，而是因为你的出现可能会触怒河族，你做下的事有可能会使他们顾不得什么规矩了。"

灰条低下头说："我明白，蓝星。谢谢你。"

蓝星说："不要谢我。今后要为族群努力工作、战斗，将来，你会成为这两只幼崽的好老师。"

灰条的眼里闪过一线光彩，似乎突然间看到了希望。火心看见虎掌紧绷着脸，料想他原本必定想严厉惩罚灰条。

蓝星说："接下来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云崽已满六个月，到了成为学徒的年龄了。"她从高岩上跳下来，晃了一下尾巴招呼云崽走上前。云崽翘着尾巴，激动得身子颤抖着，两只蓝眼睛就像一对明亮的星星。

蓝星说："火心，你一直想再收一名学徒，而云崽又是你姐姐的孩子，就由你来做他的老师吧。"

火心站起身，正要向高岩走去，云崽已蹦蹦跳跳跑过来，仰起鼻子就要和他接触。

火心又好气又好笑，呵斥说："急什么！"

蓝星装作没有看见云崽的鲁莽行为，继续说："火心，虽然你并非生于雷族，但你是雷族中的一员。希望你能把学到的东西传授给云爪，帮助他成为一名能够让族群引以为荣的武士。"

"是，蓝星。"火心尊敬地低下头，然后和云崽对触了一下鼻子。

云崽像打了胜仗似的，欢呼道："云爪！我是云爪喽！"

"云爪！"火心看着大伙儿纷纷上前祝贺，心里顿时涌起无比的自豪。他注意到，那些长老们的欢呼声尤其大。

不过，火心还注意到有些猫表现得漠不关心。虎掌坐在原地一动不动，长尾则走过去坐在他身边。火心后退两步，为前来表示祝贺的猫们让开道路。黑条从火心身旁经过，向武士巢穴走去。

火心听到他说："不是叛徒就是些宠物猫！这个族群还有没有体面点儿的猫啊！"

第五章　母子相见

火心在树林边停下脚步，对云爪说："等一下。这里距两脚兽地盘很近，我们必须小心行事。你能嗅到什么吗？"

云爪仰起鼻子深吸了一口气。火心还是头一回带他出远门。他们沿着领地边界，一路走一路重新标记，最后来到火心做宠物猫时的老家附近，云爪的妈妈公主就住在这里的一处花园里。

云爪说："我嗅到许多猫的气味，不过我认不出他们是谁。"

火心说："这就不错了。他们大部分是些宠物猫，其中有一两只独行者，没有族生猫。"其实他早就嗅到了虎掌的气味，不过他不想让云爪注意到。就在很久以前，他曾追踪虎掌至此，发现这里有许多陌生猫的气味，其中也夹杂着虎掌的气味。

看现在的情形，他分明又来过这里。到现在为止，火心仍弄不清虎掌来这里是与那些陌生猫们会面，还是恰巧路过。不过，虎掌非常厌恶两脚兽以及与它们相关的任何事物，那他为什么还要到两脚兽地盘里来呢？

云爪问："火心，现在能去看我的妈妈吗？"

"你嗅到狗的气味没有？或者是两脚兽的新鲜气味？"

云爪又嗅了嗅后摇摇头。

火心说："走吧。"他小心翼翼地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然后迈步走进开阔地带。云爪谨慎地跟在后面，样子颇为夸张，似乎是向火心表明他学得有多么快似的。

自从前天他成为学徒后，便一刻也没闲着。为了当一名好学生，火心交代他的事他都认真做好，不过火心仍然担心他还能这样乖多久。火心让云爪候在外面，自己跳上围栏朝花园内望去。沿着围栏栽满了鲜艳的花，花园中的大树上悬挂着几张动物的毛皮。火心轻声唤道："公主！公主在家吗？"

房子旁边的灌木丛一阵晃动，接着便见公主姿态娴雅地走进花园。她看

到火心，喜出望外地说："是火心啊！"

公主跃上围栏，和火心面贴面，高兴地说："火心，这么长时间没来看我！见到你真好！"

火心说："我带了别的猫来，你看！"

公主朝下一望，看见云爪正坐在地上抬头瞅她。她叫道："火心！这不会是云崽吧！他长这么大了！"

云爪不等招呼就往围栏上跳，但他年纪尚小，哪能跳得上去，只是扒住了围栏上缘。火心低下头咬住他颈背处的皮毛将他拖上围栏。

云爪睁着蓝色的大眼睛问："你真的是我的妈妈吗？"

公主慈爱地看着自己的儿子说："我真的是你的妈妈。哦，再次见到你真好，云崽。"

这个白色的小毛球自豪地说："我现在已经不是云崽了。我现在是学徒了，名字叫云爪。"

"太好了！"接着公主一阵铺天盖地的舔舐落在云爪的脑门儿上，她高兴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噢，你太瘦了，能吃饱吗？交朋友没有？要好好听火心的话。"

云爪没有回答这一长串的问题，他从母亲的爱抚中挣扎出来，踩着围栏走开几步，大肆吹嘘说："火心正在教我格斗技巧，我很快就能成为一名武士了。"

公主闭上眼睛，喃喃地说："你一定会非常勇敢。"火心以为她在为送儿子去族群的决定感到后悔，哪知她突然睁开眼睛说："我为你们两个感到无比骄傲！"

为了不负母亲的赞誉，云爪坐得更加笔直，扭头用小舌头梳理自己的毛。趁着他分心之际，火心小声问："公主，你在附近有没有见过什么陌生的猫呢？"

公主一脸困惑地问："陌生的猫？"火心知道这个问题问得实在滑稽，公主根本分不清谁是泼皮猫、谁是雷族猫。

火心问："你见过一只口鼻部布满伤痕的深棕色虎斑猫吗？"说着，火心的心跳开始加剧。

公主摇了摇头，说："我只听过他们的声音，没见过他们的样子。"

火心说："如果你见到那只猫，别走近他。"他虽然不知道虎掌来到这里究竟有什么企图，不过为了以防万一，他不想让姐姐接近虎掌。

看到公主有些害怕，火心换了个话题。他让云爪把学徒仪式的情景，以及来这里路上的情景说给公主听。公主听了一会儿就又高兴起来，对儿子讲述的每一件事情都啧啧称赞。

眼看日头偏西，火心说："云爪，我们该回家了。"

云爪正要犟嘴，但话到嘴边又改成："是，火心。"随后又问公主："你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走呢？我给你捉老鼠吃，你能睡在我的窝里。"

公主呵呵直乐，坦白地说："我也很希望和你们一起走。不过我觉得做一只宠物猫很开心。我不想学打架，也不想大冷天睡在门外。我们很快还能

再见面的。”

云爪说：“没错，我一定会再来看你，我保证。”

火心说：“我会带他来的。还有，公主——”跳下围栏前，他又补充了一句：“如果你发现附近有什么奇怪的事，请告诉我一声。”

回家的路上，火心抽空捕了一会儿猎。等他们走到沟边时，太阳已经落到了地平线上。夕阳如血，树木的影子被拉得老长。

云爪捉到了一只老鼠，骄傲得不得了，吵嚷着要带回去给长老们吃。不过此时他叼着老鼠，被堵住了嘴，火心倒落得个耳根清净。火心着实有些疲惫，不过此行他甚感欣慰，云爪处处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机智的头脑，想来将来必成大器。两只猫下到沟里正要往金雀花通道里走，火心突然停住脚步。远处吹来一阵微风，夹杂有异常的气味。

云爪也停下脚步，将老鼠放下说：“火心，什么事？”他嗅了嗅空气，吃惊地说：“今天早上你教过我，这是河族的气味！”

火心紧张地说：“很好。”他抬头望去，看到沟沿上有三只猫正寻路朝营地走来。他对云爪说：“的确是河族。他们似乎往这边来了，你马上返回营地通知蓝星，让她早做安排。”

“可我还想……”看到火心皱起眉头，云爪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对不起，火心。我这就去。”说完，他走进金雀花通道，临走还不忘带上他捉到的老鼠。

火心等候在原地。随着那三只猫越走越近，火心认出他们分别是豹毛、雾脚和石毛。等他们走近，火心问：“喂，你们想干什么？为什么来我们的领地？”他不想多生事端，因此虽然口中责问他们为何不请自来，语气中却不含敌意。

那三只猫停下脚步，豹毛说：“我们没有恶意。我们两族之间有些事情，钩星派我们来和你们的族长谈谈。”

第六章　争夺抚养权

火心满腹疑云，带着河族的三名武士回到营地。一般情况下，族群之间很少串门儿，也不知是什么事情使得河族竟然耐不住性子等到森林大会上说。

蓝星得到云爪的警报，此刻早已等候在高岩下。看见虎掌也坐在蓝星身边，火心愈发感到忧虑。

等火心带着来访的客人们走近，蓝星对云爪说："谢谢你，云爪，这儿没你的事了，你去把捉来的猎物给长老们送过去吧。"

云爪虽然心里一万个不情愿，却也不敢不听。

豹毛走上前，尊敬地低下头说："蓝星，我们来这里是有要事相商。"

虎掌哼了一声，意思是不相信，在他看来，应当二话不说，先扒下他们的皮再说。蓝星没有理会他，说："我能猜到你们为什么事而来。但有什么好商量的呢？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对灰条做何处罚是我们的内部事务，就不劳别族操心了。"

火心注意到，她虽然是朝豹毛说话，目光却落在雾脚和石毛身上。自从蓝星承认他们是自己的孩子，火心还是第一次见她和他们站在一起。蓝星看着自己的两个孩子时，目光显得很平静。

豹毛说："没错。这两只猫年纪轻不懂事，不过银溪已经死了，灰条受到什么处罚也不是河族所能插手的。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幼崽。"

蓝星问："他们有什么事？"

豹毛说："他们是河族的幼崽。我们来带他们回家。"

蓝星眯缝起眼睛，说："河族的幼崽？你为什么这么说？"

虎掌怒气冲冲地问："你们怎么知道这件事的？你们一直在刺探我们的情报吗？还是有谁告诉你们了？"

他说话时眼睛瞅着火心，但火心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雾脚也没有

吱声，眼睛都不往火心身上瞟。一时间虎掌也不能肯定是不是火心多的嘴。而在火心心里，始终认为河族有权利知道这件事，因此也不感到后悔。

蓝星低声说："虎掌，坐下。"说着瞥了眼火心。火心心里清楚，既然蓝星能发现自己渡河，便也能猜到这是他干的。蓝星并没有将他遣走，而是说道："谁知道呢，也许是河族的巡逻队恰好看到这些了吧？纸里终究包不住火。"她回过头对豹毛说："这两只幼崽的身上也流着雷族的血，而且我们的一只母猫正在照顾他们。我为什么要将他们交给你们呢？"

豹毛解释道："幼崽总是属于母亲的族群。如果银溪还活着，无论他们的父亲是谁，都会由河族抚养的。因此我们当然有抚养权了。"

火心忍不住插嘴说："蓝星，你不能把孩子交给他们！他们可是灰条的命根子啊。"

虎掌又哼了一声，蓝星说："火心，安静。这不关你的事。"

情急之下，火心也顾不得许多，说："怎么不关我的事？灰条是我的朋友。"

虎掌低嘶着说："闭嘴！你还要族长说两遍吗？灰条背叛了族群，他没有权利要这两只幼崽，他什么权利都没有。"

火心怒火攻心。虎掌就不能对灰条的悲惨境地表现出一丝怜悯吗？他转身对着虎掌，要不是其他族的猫在场，他早就扑上去了。虎掌也龇牙咧嘴，针锋相对。

蓝星生气地朝他们摆了摆尾巴，喝道："够了！豹毛，我承认河族有这个权利，但雷族也有这个权利。况且，孩子们还太小不能出门，更别说渡河了。这太危险了。"

豹毛抬起屁股，眼睛眯成一条线，说："你在找借口。"

蓝星说："这不是借口。你能拿孩子们的性命开玩笑吗？我会认真考虑你们的意见的，等我和众武士们商量之后，会在下次森林大会上给你们一个答复。"

虎掌吼道："现在滚出我们的营地！"

豹毛迟疑了一下，还想多说，但蓝星分明已经下了逐客令，她只得低下头，带着雾脚和石毛悻悻然转身离去。虎掌一直跟着他们到营门口。

火心的怒火渐渐平息下去，忍不住出言哀求道："我们不能任由他们带走幼崽！你知道灰条会有什么反应。"

蓝星阴沉着脸瞅了他一眼，不过语气还算柔和："是的，火心，我知道。我会尽可能保住这两只幼崽的。但谁知道河族为了得到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来呢？他们会挑起战端吗？又有多少雷族武士愿意为这两只身上流着河族血液的幼崽而冒生命危险呢？"

蓝星描绘出的图景令火心吓得毛都竖立起来。为了嗷嗷待哺的幼崽而将族群拖入战争——也许雷族会为此事而四分五裂。斑叶说水能浇灭火，这就是星族给他们的命运安排吗？也许那句预言的真正含义并不是说雷族会被洪水毁灭，而是被河对面的族群毁灭。

蓝星说："鼓起勇气，火心。现在还没有到打仗的那一步。我们争取到了一些时间，谁知道在下次森林大会前会发生什么事呢？"

对于族长的自信，火心不敢苟同。两只幼崽的问题不会自行消失。不过他也无计可施，只得尊敬地低下头，回到武士巢穴。

他不停地想：我现在该怎样对灰条说呢？

到了晚上，整个族群都知道河族来过的事了。火心怀疑是虎掌告诉了几个他要好的朋友，然后他们又将这件事散播开来。

正如蓝星所预料的那样，在这个问题上族群分成了截然对立的两派。许多猫认为这两只幼崽既然是杂种猫，那就越早送走越好。但仍有些猫认为放弃抚养权就等于是对河族屈服，他们应当准备战斗。

灰条自始至终都不发一言，除了去育婴室，其余时间就窝在武士巢穴里。火心给他拿来猎物他也不吃。自从银溪死后，灰条便食水不进，用火心的话说，他这是在刻意折磨自己。

第二天，火心醒来后便直奔巫医巢穴，他问黄牙："你能帮帮他吗？他不吃饭也不睡觉。"

黄牙摇了摇头，说："药草治不了心病，只有时间能治愈它。"

火心说："我觉得自己一点儿忙也帮不上。"

黄牙说："你的友谊就是对他最大的帮助。现在他也许意识不到，但终有一天……"

这时，炭爪出现在巫医巢穴，将一捆药草放在黄牙的脚边，问："这些药草对吗？"

黄牙凑上去嗅了嗅，说："没错，正是这种药草。在仪式开始前你不能动任何东西。不过我得垫垫肚子，我年纪大，身子骨弱，不吃点儿什么就没有气力走到高石山去。"说着，她卧在那捆药草前大口吞吃。

火心问："高石山？仪式？炭爪，你们去那里干什么？"

炭爪快活地说："今晚就是月半之夜了，黄牙和我要去'母亲嘴'，那样，我就能成为真正的学徒了。"她高兴得手舞足蹈。火心松了口气，看样子，炭爪似乎已经将银溪的死给她带来的心理包袱彻底放下，开始寻求新的

生活了。她的两只眼睛又恢复了昔日的光彩，更多了一层智慧和老练。

火心想：炭爪长大了。突然间他心头涌起一阵遗憾，连自己都感到奇怪。那名乐观向上、有时充满奇思妙想的学徒正逐渐成熟，内心变得越来越坚强了。他知道自己该为炭爪终于踏上这条道路而感到高兴，但心里却又隐隐希望他们还能回到从前共同外出狩猎的日子。他说："如果你们愿意，今晚我和你们一起去吧，陪你们走到'四棵树'。"

炭爪说："真的吗？火心，太谢谢你了。"

黄牙站起来，伸舌头舔净嘴巴，说："不过不要远过'四棵树'了。今晚只有巫医才能去'母亲嘴'。"她抖了抖身体，向香薇通道走去。

火心走到空地，看见云爪正在学徒巢穴外的树墩旁梳理自己。

云爪见到火心便立即跑过来问："你们要去哪里？能带上我吗？"

火心瞅了瞅黄牙，见她没有反对的意思，方才回答："好吧。这对你来说也是一次锻炼，我们能在回来的路上狩猎。"火心一边往营地外走，一边向云爪解释他们的去向，以及黄牙和炭爪如何独自前往高石山。从"母亲嘴"进去沿着一条深长的隧道往里走，就能见到月亮石，当月光照在月亮石上的时候，它就会发出夺目的光芒。炭爪的学徒仪式就要在这种神秘的光芒中进行。

云爪好奇地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黄牙大声说："仪式的具体情形是个秘密。所以炭爪回来时你别问她，问了她也不能说。"

火心说："不过所有猫都知道，她会在仪式上接受星族赐予的特殊力量。"

"特殊力量！"云爪睁大眼睛瞅着炭爪，在他眼里，炭爪似乎立刻就变成了预言大师一般。

炭爪开玩笑说："别担心，我还是原来的炭爪，永远都不会改变。"

烈日当空，幸亏有树荫遮挡，还有草和香薇叶子从身上划过，才感觉到凉爽。一路上火心都全身戒备，不停地把云爪派遣出去探路。他主要担心的是影族和风族，虽然他们上次没能杀掉断尾，但不排除会再次冒险。除此之外，河族也可能会为了幼崽的事情来找碴儿。他叹了口气。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上午啊：绿草茵茵，猎物遍地。他真不愿意考虑和袭击、死亡有关的事情。

从营地到“四棵树”，这一路倒也平安无事。四只猫穿过灌木丛下到山谷里，火心放慢脚步让炭爪跟上，小声问她：“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你真的想这么做吗？”

“当然了！你还看不出来吗，火心？”炭爪凝视着他，神情突然变得很严肃，“我必须要尽我所能地多学东西，这样我就不会面对垂死的猫束手无策，就像银溪那样。”

火心心里一寒，想找些话劝慰她，跟她说银溪的死不是她的错，但火心知道这种话说了也是白费口舌。他想起黄牙就因为是巫医而不得不隐瞒自己和断尾的母子关系，提醒道：“当巫医能给你幸福吗？巫医可是不能生孩子的。”

炭爪安慰他说：“整个族群都是我的孩子，就连武士也得要我照顾吧。黄牙说武士们有时就像初生的婴儿一样敏感而脆弱！”随后走到火心身边，深情地摩擦着他的脸庞，说：“火心，你还会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永远都忘不了你是我的第一位老师。”

火心舔了舔她的耳朵，柔声说："再见，炭爪。"

炭爪说："我又不是一去不返，明天天亮前我就会回来的。"

但火心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讲，炭爪将一去不返了。她将带着新的力量和使命回来，赐予她力量和使命的不是一族族长，而是星族。两只猫并肩经过那四棵巨大的橡树，爬上山谷的另一边。黄牙和云爪在那里已经等候多时。眼前是开阔的大草原，凉风吹过，草原上泛起阵阵草浪。

云爪焦急地问："你们穿过风族的领地，他们不会袭击你们吗？"

黄牙告诉他："去往高石山的路是畅通无阻的。没有哪个武士有胆子袭击巫医，那会遭到星族的惩罚！"她转身问炭爪："准备好了吗？"

"是的，我可以走了。"炭爪最后又舔了一下火心，随着黄牙走进草原。微风吹乱了炭爪身上的毛，虽然她腿脚不便，却步伐坚定，再也没有回头望一眼。

火心目送炭爪远去，心不住地往下沉。他知道炭爪即将面对一种崭新而幸福的生活，但又忍不住为炭爪没能过上那本应属于她的生活而感到苦涩和遗憾。

第二天，火心望着爬上树梢的日头，对灰条说："虎掌想让我今天派云爪单独去狩猎。"

灰条诧异地说："这也太早了点儿吧，他才刚刚成为学徒。"

火心耸了耸肩膀，说："虎掌认为他已经做好准备了。让我跟着他，观察他的行动。你想和我一同去吗？"

早上的时候，炭爪——不，授权仪式之后她就叫炭毛了——迎着晨曦从"母亲嘴"回来了。火心在她往营地走时见到了她。她深情地朝他打招呼，彼此都知道昨晚的经历是一个秘密。她的脸上仍残存着一丝痴迷的神色，双目中似乎笼罩了一层闪烁的月光。火心有些伤心地想到，他们已不再是同一条路上的猫了。

如今火心坐在荨麻丛边，正在享用一只肥美的老鼠。灰条则卧在一旁，他从猎物堆里拣了一只喜鹊，但放在那里几乎没有碰。

灰条说："不了，火心。我答应过金花要照顾孩子们。他们现在能睁开眼睛了。"声音中带着一丝骄傲。

火心猜想，金花恐怕更愿意让灰条离得远远的，但他知道自己不可能说服灰条离开孩子们，于是说道："好吧，咱们迟些时候见。"他吞下最后一片鼠肉，随后去找云爪。

虎掌一早上都在忙着派发任务，他让白风率领一支巡逻队去河族边界上更新标记，又让沙风带领另一支队伍去蛇岩附近狩猎。他忙来忙去，就忘了告诉火心，云爪该去哪里狩猎。火心倒也乐得不去提醒他。

火心对云爪说："你可以去两脚兽地盘那边试试，这样就不会遇见其他队伍了。你看不见我，但我会一直监视你。咱们在公主的围栏边会合。"

云爪问："如果碰见她，我能和她说话吗？"

"可以，但你必须要先捉到许多猎物才行。不过，你可不能跑进两脚兽的花园里去找她，两脚兽的巢穴也不行。"

"放心吧。"云爪两眼放光，雪白的毛因为兴奋蓬松起来。火心想起自己第一次被考核时紧张得不得了，云爪却恰恰相反，浑身洋溢着自信。

火心说："你这就出发吧，在中午前赶到那里。"他看着小学徒朝金雀花通道冲去，远远喊道："悠着点儿！还有老长一段路呢！"

但云爪没有减慢速度，身影一晃就消失在通道里。火心耸了耸肩膀，心里又好气又好笑。他回头找灰条，却已不见他的踪影，那只喜鹊吃剩了一半扔在荨麻丛旁。火心想：他一定是去育婴室了。于是转身朝云爪追去。

云爪的气味很浓烈，从中可以得知他曾在哪里逗留狩猎过。地上散乱的羽毛说明他捉到了一只歌鸫（dōng），草上的斑斑血迹说明一只老鼠落入他的爪中。接近松林时，火心发现了云爪埋藏猎物的地点。

看到自己的学徒在训练初期就能表现得如此优秀，火心心里暗暗赞叹。他加快速度，想赶上云爪亲眼瞧瞧他狩猎的情况。快要到两脚兽地盘时，他忽然看见云爪沿着自己留下的气味踪迹逆向跑来，一副急匆匆的样子。

火心心里一沉，急忙跑过去喊道："云爪！"

云爪一个急刹车，几乎和火心撞个满怀，地上的松针被踢得到处乱飞。他气喘吁吁地说："大事不好了！"

火心吃了一惊，忙问："出什么事了？不是公主出事了吧？"

"不，不是那回事。我看见虎掌和几只陌生猫在一起。"

火心问："在两脚兽地盘里吗？是不是那天我们拜访公主时嗅到他们气味的那个地方？"

云爪的须子动了一下，说："没错。他们成群结队，就在树林边上。我想靠近听他们说什么，但怕我的白毛太扎眼，所以我就回来找你了。"

"你做得很对。"火心的脑子飞速转动，"那些猫长什么样子？身上有猫族的气味吗？"

云爪动了动鼻子，说："没有，他们身上有一股腐肉的味道。"

"你不认得他们吗？"

云爪摇了摇头，说："他们长得很瘦，一副饥肠辘辘的样子，身上的毛脏兮兮的。火心，他们的样子好可怕啊！"

火心皱起眉头说："你看到他们正和虎掌说话。"这正是他所担心的事。他能猜到这些陌生猫的来路——他们就是随着断尾一起被逐出族群的那些前影族武士，他们原本就不是省油的灯，而且据火心所知，现在丛林还没有其他泼皮猫——不过虎掌竟然会和他们搅和在一起，倒是颇为蹊跷。

他对云爪说："好吧，你跟我来。走路时放轻脚步，就当自己是在捉老鼠。"他小心翼翼地向两脚兽地盘走去，每一步都轻提轻放。他们来到树林边，马上便嗅到一股浓烈的猫的气味。他刚辨认出虎掌的气味，就看见虎掌出现在视野里，正朝营地方向行进。

松林里没有灌木丛可供躲藏，火心和云爪只得趴在食树怪碾出的沟壑里，向星族祈祷千万别被发现了。

虎掌身后跟着一群瘦骨嶙峋的猫，他们半张着嘴巴，眼里射出充满欲望的目光。所有猫都一心赶路，所以没有发觉距他们仅几步之外的火心和云爪。

火心抬起头，看着他们消失在视线外，心里暗自吃惊。他发现这群猫与断尾刚被逐出影族时相比，数量又增添了不少。虎掌一定从别的地方又招募了一些独行者加入进来，而此时，他正率领着这群无恶不作的猫直奔雷族营地！

第七章　蓄谋已久

火心对云爪说："快跑！用你最快的速度跑起来！"

他拔足疾奔，也顾不上落在后面的云爪了。要想赶在虎掌和那群泼皮猫之前回到营地报警，简直希望渺茫。

火心一边奔跑一边想：虎掌早上派出所有队伍，还叫我给云爪进行考核，无非就是要将营地置于防守空虚之境。如此看来，他是蓄谋已久了！

火心穿过树林，飞快地奔跑起来。当他跑到沟边，发现最后一拨泼皮猫已消失在金雀花通道里，这才知道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火心连蹦带跳冲下沟，云爪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后面。火心边跑边喊："雷族！有敌猫袭击！"他冲进金雀花通道，就听前方营地里传来喊叫声。

"都随我来，雷族！"

这声熟悉的战斗呼号正是虎掌发出的。一个念头闪过火心的脑海：如果这是一场误会怎么办？如果那些泼皮猫只是在追赶，而不是追随虎掌怎么办？

刚一踏进营地，火心就看见虎掌转身向那群泼皮猫冲过去，泼皮猫们吆喝着四散开来。表面上看虎掌英勇抗敌，火心走近才发现他的爪子都缩在爪底的肉垫里，根本没有伸出来。火心的心怦怦直跳。虎掌的打斗完全是个烟幕弹，他把这些敌猫带进营地，却又装模作样掩藏祸心。

此时已不容多想。不管这些泼皮猫是如何到这里的，他们正在攻击营地总是不争的事实。

火心急忙转身跑向云爪，命令道："去把队伍都叫回来。白风在河族的边界处，沙风去了蛇岩。"

"是，火心。"云爪撒腿跑出营门。

火心朝距自己最近的一只长有黑色斑点的泼皮虎斑猫扑去，爪子抓在他的侧腹上。那只泼皮猫骂骂咧咧，扭身反击，想把火心按在地上。火心后腿踹在他的肚子上，那只泼皮猫疼痛难忍，转身逃走了。

火心晃动着尾巴，身上的毛都竖立起来，他趴在地上四处张望，寻找下一名对手。只见育婴室外，灰条和一只苍白色的猫扭打在一起，两只猫在地上滚来滚去，都想在对方身上抓上一把，咬上一口。纹脸和纹尾正在共同对付一只体型巨大的泼皮猫。在武士巢穴附近，鼠毛用前爪扒在一只健壮的虎斑猫的肩膀上，后爪狠抓对方的腹部。

令火心震惊的是，他看见在空地的另一边，断尾跳到看守他的尘毛身上，咬住了尘毛的喉咙。尘毛奋力反抗，不过瞎了眼的断尾依然是个可怕的对手，他死死咬住，就是不松口。火心意识到他是在力所能及地支援他的泼皮猫同伙。这些泼皮猫之所以敢冒险来到这里，不是为了雷族，而是为了救出断尾。

火心的脑海里闪过虎掌和断尾并肩躺在一起，轻声细语交谈的画面。虎掌从来就不是一只具有怜悯心的猫，这么说，他早就在和断尾密谋这一切了！

形势危急，不容火心多想，他冲过空地援助尘毛，谁知半路上被一只泼皮猫撞翻在地。那只泼皮猫的利爪踩在火心的肚皮上，火心顿时感到一阵剧痛。两只猫怒目相对，彼此间隔不足一步。火心龇着牙想咬对方的肩膀，但被对方挥爪击退。忽然，压在他身上的泼皮猫发出一声惨叫，将他松开。火心急忙瞅去，看见小学徒刺爪正咬住这只泼皮猫的尾巴往后拖，刺爪将他拖到地上松开口，这只泼皮猫立即逃之夭夭。

火心摇摇晃晃着站了起来，气喘吁吁地说："谢谢你，干得好。"

刺爪点了点头，随即奔向正在育婴室前苦战的灰条。火心四处张望，不见尘毛，却见断尾正杀入空地，口中发出凄厉的号叫，叫得火心心中寒意阵阵。这位影族前族长虽然瞎了眼睛，但似乎却拥有了一种诡异可怕的力量。

空地上陷入了一片混战，就在火心想重新加入战斗时，忽然一个念头闪过，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蓝星在哪里？

随即火心发现虎掌也不见了踪影。他隐隐觉得危险正在步步逼近，于是急忙朝蓝星的巢穴奔去。半道上，火心看见柳带正死死咬住一只个头比她稍大的泼皮猫的耳朵，他无心恋战，绕开他们直奔蓝星的巢穴。接近巢穴时，他听到里面传出蓝星的说话声，心里顿时一松。只听蓝星说："我们迟些时候再担心这些事吧，虎掌。族群现在需要我们。"

巢穴里一阵沉默，半晌后蓝星的声音再度响起，此时语气中充满了惊讶："虎掌，你想干什么？"

只听虎掌恶狠狠地说："到了星族记得给我捎个信儿呀，蓝星。"

"虎掌，你是什么意思？"蓝星的声音更加尖厉，但其中没有恐惧，只有愤怒，"我是你的族长，你不会忘了吧？"

虎掌吼道："你这个族长已经当不长了。我会杀了你，等你活过来就再杀一次。你有多少条命我就取走多少条命，直到把你永远地送到星族那里。该由我来做族长了！"

蓝星的反抗声突然中断，巢穴内传出混乱沉重的脚步声，接着便是一声可怕的怒吼。

第八章　真正的叛徒

听到这里，火心急忙顶开门口处的苔藓跳进巢穴，只见虎掌和蓝星扭打在一起。蓝星出手狠辣，不一会儿虎掌的肩头上便爪痕累累，但虎掌仗着自己年轻力壮，对这些伤口毫不在意，只是将蓝星死死按在地上，咬住她的喉咙，在她的身上撕扯。

“叛徒！”火心大吼一声，向前一跃，前爪挥出，直取虎掌双目。虎掌急忙松开蓝星躲避。但终究还是迟了一步，火心的爪子刮住了他的耳朵，虎掌的耳朵顿时鲜血飞溅。

蓝星爬过去靠在墙壁上，似乎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给弄蒙了。火心也不知道她伤得多重。这一分心，火心侧腹上顿时挨了虎掌一爪。剧痛之下，火心站立不稳，倒在地上。虎掌趁机扑上来。

正是仇敌相见，分外眼红。虎掌低嘶着说：“浑蛋！我要把你的皮扒下来。火心，这一刻我等了很久了。”

火心使出浑身解数。此时虽然身处危难中，他反而觉得心里就像一块大石头落地般轻松下来。谎言和欺骗都结束了，所有的秘密——不论是蓝星的还是虎掌的——全都水落石出了，剩下的就是真刀真枪地干上一场了。

他猛地挥爪去抓虎掌的喉咙，虎掌头一偏，火心的爪子擦着皮毛而过，虎掌毫发未损。但这么一来，虎掌分了一下神，爪下不由得松了。火心趁势滚开，脖子躲过了虎掌的致命一咬。

虎掌骂道：“该死的宠物猫！拿出武士的样子来决斗啊！”屁股一晃，又扑了过去，火心闪身避开。虎掌急忙转身，不料巢穴内十分狭窄，他踩在一摊鲜血上滑了一跤，侧摔在地上。

火心瞅准机会，前爪迅速挥出，在虎掌的肚皮上豁开一道口子。鲜血顿时从腹部汩（gǔ）汩往外冒，瞬间淌满虎掌的身体，虎掌发出一声惨叫。火心扑上去，狠抓他的肚腹，同时死死咬住他的喉咙。虎掌拼命挣扎，但终究

无济于事，随着鲜血不断涌出，他的气力也随之渐渐减弱。

火心松开他的脖子，一只爪子按住他的前爪，另外三只则按住他的胸脯，大声喊道："蓝星！快来帮我按住他！"

火心扭头看见蓝星正卧在身后的苔藓窝里，额头上都是血。她目光呆滞地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幕，似乎是在看着她为之奋斗终生的所有东西一件件被摔碎在眼前。

听到火心呼喊，她才猛地跳起来，就像突然从梦中惊醒一般。她恍恍惚惚、慢慢悠悠地走过去，按住了虎掌的屁股。虎掌遍体鳞伤，若放在弱一点儿的猫身上早就晕过去了，而他却还在挣扎。他眼里充满了怨恨的目光，口中不住地诅咒谩骂火心和蓝星。

巢穴门口出现一个身影，接着便是一阵粗重的呼吸声。火心还以为是敌猫闯入，扭头看去才发现是灰条赶来。灰条的样子也是惨不忍睹，前腿和侧腹都在流血，说话时满嘴的血沫。"蓝星，我们……"他忽然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火心，出什么事了？"

火心飞快地说："虎掌袭击了蓝星，我们刚打完一架。他是叛徒，就是他把这些泼皮猫带来袭击我们的。"

灰条左看看右看看，然后就像从水里钻出来一样抖了抖身体，说："我们快要打输了。对方数量太多，蓝星，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蓝星看了看他，但没有作声。火心看出她还没有恢复过来，虎掌的背叛给她的打击太大了，几乎彻底击垮了她的精神堡垒。

于是火心说："我去帮忙。灰条，你能帮蓝星看住虎掌吗？等战斗结束后我们再处理他。"

虎掌吐掉嘴里的沙子，骂道："试试看，宠物猫！"

灰条走过去接替火心按住虎掌的胸脯。火心犹豫了一下，不知道单凭受伤的灰条和被惊呆了的蓝星能否制得住虎掌。不过目前虎掌仍在流血，挣扎的力度也越来越小。火心猛一咬牙，冲出巢穴。

火心来到巢穴外，一眼望去，只见空地上铺天盖地全是泼皮猫，似乎雷族的武士们已被赶跑了。火心仔细一看，才发现他们散落在各处——长尾被一只巨大的虎斑公猫压在身下，鼠毛正从一只骨瘦如柴的灰猫爪下挣脱出来，反身去抓对方的鼻子，然后用头猛撞对方的肚腹。

火心和虎掌恶战之后早已是筋疲力尽，身上的各处伤口火辣辣地疼。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就在这时，一只姜黄色母猫朝火心扑来想抓他的脊背，被他一个翻滚躲开。火心趴在地上，眼角余光看见一只矫健的蓝灰色猫吆喝着冲进空地。

"是蓝星！"他惊讶地想，不知道虎掌出什么事了。随即他发觉刚才看到的那名武士并不是蓝星，而是雾脚！

火心奋力从那只姜黄色母猫爪下挣脱出来，摇摇晃晃站起身。只见河族的武士们如潮水般从金雀花通道涌进来，有豹毛、石毛、黑掌，随后白风率领巡逻队也冲了进来。他们个个神勇，怀着仇恨和愤怒，如猛虎下山般向泼皮猫们扑去。

由于这股生力军突然出现，那群泼皮猫顿时被冲散了。姜黄色母猫一声惊叫，当即逃走，其他泼皮猫则纷纷尾随而逃。那些泼皮猫本以为胜券在握，不料雷族突然来了强援，顿时变成了以寡敌众的态势，再加上虎掌去向

不明，所谓群龙无首自乱，哪里还有心恋战。

只一眨眼工夫，泼皮猫们便逃得干干净净，只把断尾留在空地中央。断尾的头部和肩膀处严重受伤，趴在地上，像一只生病的幼崽般发出微弱的喵喵叫声。

河族猫们聚在一起议论纷纷，火心走过去说："谢谢你们，见到你们真是万幸。"

豹毛神色凝重地说："我看那群泼皮猫中，有一些是追随断尾出走的影族武士。"

火心不愿谈及虎掌的事情，只说："是的。"接着困惑地问："你们怎么知道我们需要帮助呢？"

雾脚回答说："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来是找蓝星谈谈关于……"

豹毛打断她的话说："现在先不谈这件事。"火心猜到雾脚是想说"关于幼崽的事情"。豹毛大度地对火心说："经此大战，雷族需要点儿时间来恢复元气。我们很高兴能帮上忙。对你们族长说，我们很快还会来的。"

火心说："我会告诉她的。再次表示感谢。"他目送河族猫们离去，这才感觉到周身骨架像要散开一样。空地上血迹斑斑，猫毛片片。黄牙和炭毛正在检查伤员。刚才火心没有看见她们，如今才发现她们身上也都是伤口。

火心深吸了口气，现在该处理虎掌的问题了，但他只感到浑身伤口火辣辣地疼，身上的肌肉也是酸痛无比。他正一瘸一拐地往蓝星的巢穴走，就听身后传来声音："火心！出什么事了？"

他转身看见沙风带着狩猎队风尘仆仆地跑进来，云爪气喘吁吁地落在队伍后面。沙风环视空地，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火心疲惫地摇了摇头，说："是断尾的那帮无赖们干的好事。"

沙风厌恶地说："又来了？也许蓝星现在该考虑考虑是否再庇护断尾了。"

火心不想多说，只说："事情还要复杂得多。沙风，你能不能帮我做件事？"

沙风疑惑地看了他一眼，说："那要看是什么事情了。"

"去蓝星巢穴里处理一下那里的残局。最好再带上一名武士——蕨毛，你愿意去吗？蓝星会告诉你们原因的。"

火心暗想：希望她能说实话。沙风皱着眉头，和蕨毛向高岩走去。眼下最令火心感到忧心的就是蓝星，她似乎已经失去继续领导族群的意愿了。

火心呆呆地站在空地中央，看着黄牙为断尾检查完伤势，然后半推半拽地将他往巫医巢穴拖。断尾处在半昏迷状态，嘴角流出的血在地上拉成一道长长的血线。火心心乱如麻，心想：她分明仍会照顾他。即使发生这些事情，她还是忘不了她的这个孩子。

火心的目光从黄牙身上移开，看见沙风从蓝星的巢穴内出来。虎掌摇摇晃晃地跟在她后面，身上又是土又是血，一只眼睛半睁着。虎掌走到高岩前，扑通一声躺倒在地。

蕨毛在旁边看守，既防他突然发动袭击，又防他趁乱逃走。蓝星跟在蕨毛后面走出巢穴，她低垂着头，尾巴拖在地上。火心暗暗忧心，他敬仰的那位坚强的族长已经不见了，眼前的只是一只脆弱、受伤的猫。

灰条最后一个从巢穴里出来，倒在高岩下的阴影里。炭毛急忙跑过去为他检查伤势。

蓝星抬起头向四周望了望，尾巴晃了一下后声音沙哑着说："所有猫都过来。"大伙儿纷纷聚拢过来。火心走到炭毛旁边问："你能给虎掌一些治伤的药吗？一些能缓解疼痛的药。"原先他最想做的事就是击败虎掌，现如今看到虎掌血淋淋地躺在地上等死，他反而产生了恻隐之心。

炭毛抬起头，没有拒绝火心为这位背叛族群的副族长治伤的要求，只是说道："当然可以，我也给灰条取些药来。"说完，一瘸一拐地向巫医巢穴走去。

等炭毛回来时，众猫均已各就各位。大家面面相觑，都搞不清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炭毛衔着药草走过来，在虎掌旁边放了一些，其余的都给了灰条。虎掌怀疑地嗅了嗅药草，然后才将其吃进嘴里。

蓝星看着他，半晌后才开口说："我给你们引见一个俘虏，他就是虎掌。他……"

猫群中顿时炸开了锅。大家惊慌失措，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火心知道他们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黑条喊道："一个俘虏？虎掌可是副族长啊，他到底干了什么？"

蓝星竭力保持平静说："我来告诉你们。就在刚才，在我的巢穴里，虎掌突然向我发起袭击。要不是火心及时赶到，我已经死在他的爪下了。"

猫群中的质疑声更大了。猫群后方有一名长老发出怪异的号叫。这时，黑条站了起来。火心知道他是虎掌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不过此时连他也是一头雾水。黑条喊道："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蓝星仰起脸，凶巴巴地问他："你认为我不清楚什么叫谋杀吗？"

"但虎掌……"

火心跳起身来，厉声道："虎掌背叛了族群！今天就是他把那帮泼皮猫引来的。"

黑条冲过来说："他不会做这种事的。说话要讲证据，宠物猫！"

火心看了看蓝星，蓝星朝他点了点头，示意他走到前面："火心，把你知道的事情给大家说一说，是每一件事情。"

火心缓缓走到她身边。就在这种所有事情即将真相大白的时刻，他反而有些踌躇（chóu chú）了。仿佛他正在将高岩推倒，一切事情都将来个大变样。他开口说道："雷族同胞们——"不料声音变调，就像幼崽在尖

叫。他顿了顿，略加调整后又说："雷族同胞们，你们还记得红尾牺牲那天的情形吗？虎掌说红尾是被橡心杀害的，他撒了谎。杀害红尾的其实就是虎掌自己！"

长尾的脸上依旧挂着往日的嘲弄神情，说："你怎么知道的？战斗时你又不在场。"

火心说："我也是从别的猫那里得知此事的。是乌爪告诉我的。"

黑条高声说："哦，太妙了！这下可死无对证了。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谁也不能证明你说的不对。"

火心迟疑了一下。为了保护乌爪免遭虎掌毒手，他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不过现在虎掌已经成了阶下囚，乌爪不会再遭遇什么不测了，于是他解释道："他知道虎掌许多深藏的秘密，虎掌一直想除掉他，因此我把他偷偷带走了。"

猫群中一片嘈杂声，所有猫都在高声提出疑问。火心只有等大家平静下来才好继续说话。他瞅了瞅虎掌，炭毛的药草已经起作用了，虎掌恢复了些元气。他撑起身子坐直，冷冷地注视着猫群，似乎谁敢走近，他就要打谁。乌爪的消息必定也让他感到震惊，不过他城府很深，连须子都没有动一下。

白风看大家没有平静下来的迹象，于是高喊道："大家安静！听火心说。"

火心冲他点了点头表示感谢，继续说道："乌爪告诉我说橡心是被掉落的石块砸死的。红尾从落石下捡了条命回来，但在去和虎掌会合的路上，遭到虎掌的偷袭，被虎掌杀死。"

灰条一直躺在高岩下的阴影处接受炭毛的治疗，听到这里也抬起头说："没错，乌爪对火心讲述这件事的时候我也在场。"

火心说："事后我又向河族猫们核实此事，他们也都说橡心是被掉落的石头砸死的。"

火心顿了顿，等待大家的反应，谁知群猫都在默默地听着，整个族群陷入一种诡异的沉寂。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似乎都认为对方的脸上刻着答案，能解释这些可怕的真相似的。

火心继续说："那时虎掌一心想做副族长，但蓝星没有选他，而是选了狮心。不久，狮心在和影族的战斗中牺牲了，虎掌终于得偿所愿。但对于野

心勃勃的他来说，仅当上副族长是不够的。我……我认为后来他在雷鬼路边设下了一个圈套要加害蓝星，谁知炭毛误打误撞掉进他的圈套里。”他望了望炭毛，见她吃惊地睁大眼睛、张大嘴巴。

蓝星也同样感到震惊，声音颤抖着说：“火心曾把他的猜疑告诉给我。我没有——我不能——相信他的话，因为我信任虎掌。但是我错了。”

鼠毛问：“但他杀了你之后又如何当上族长呢？大伙儿根本不可能支持他。”

“我想这就是他策划这次袭击的原因所在。我估计他会制造一个假象，让我们相信蓝星是被泼皮猫杀害的。毕竟——”火心的声音渐渐有力，“谁能想到虎掌，这位忠心耿耿的副族长，会加害自己的族长呢？”他的声音戛然而止，整个身体颤抖不停，他感觉自己就像初生的幼崽般虚弱。

白风站起来问：“蓝星，现在该怎么处置虎掌？”

他的问题引发了一阵群情激昂的怒吼。

“杀了他！”

“戳瞎他的眼睛！”

“把他赶出森林！”

蓝星闭着双眼，一动不动地坐着。火心知道她心里现在正在承受着痛苦的煎熬：自己一向对这位副族长信任有加，没想到他是个阴险狡诈之徒，竟然背叛了自己。终于，蓝星开口说：“虎掌，你还有什么要为自己辩解的吗？”

虎掌转过头，恶狠狠地盯着蓝星说：“向你辩解吗？你这胆小鬼。你算什么族长？只懂得向别的族群委曲求全，甚至还帮助他们！火心和灰条为河族提供食物，你连骂都不骂他们一句，而且你还派他们去把风族带回来！我绝不会表现出这种宠物猫般的软弱。我要重新建立昔日虎族的荣耀，我要让雷族雄霸森林！”

蓝星喃喃地说：“这样会有多少猫为此丧命啊。”这句话既是问虎掌，也是在对自己说。火心怀疑她是不是想到了蓟掌，那名性格暴躁、残忍好杀的武士。蓝星为了不让他当上副族长，甚至放弃了自己的孩子。最后，蓝星一个字一个字地宣布道：“既然你没有什么要说的，那么我宣判，将你处以流放之刑。现在你必须离开雷族领地，明天天亮之后，所有在本族领地里发现

你的猫，都有权将你杀掉！”

虎掌鼻子里发出嗤的一声，说：“杀我？我倒要看看他们谁敢！”

灰条高喊道：“火心就打败你了！”

“火心！”虎掌那双琥珀色的眼睛紧紧盯着火心，火心看着他仇恨的面容，毛都竖立起来。虎掌说：“你这臭毛球，有种的过来，咱们再比试比试。”

火心怒气冲冲，跳起身厉声喝道：“随时奉陪，虎掌。”

蓝星吼道：“够了！别再打了，虎掌，马上离开这里。”

虎掌慢腾腾地站起来，目光在群猫身上缓缓扫过，低嘶着说：“不要以为我完蛋了，我还能成为族长。有谁跟我一起离开吗，我保证不会亏待他。黑条？”

火心抻长脖子朝那位虎掌的忠实亲信望去。他以为黑条会站起来走到虎掌那边，不料黑条却弓着背坐在那里没有动，显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黑条气愤地说：“虎掌，我曾信任过你。我过去以为你是丛林里最优秀的武士，但你竟然与那个专制的浑蛋串通一气，”——大家知道他指的正是断尾——“而你事先竟连我也瞒住。你现在还想让我和你一起走吗？”说着，他的目光瞅向别处。

虎掌耸了耸肩膀说：“我需要断尾帮我联系那帮泼皮猫。如果你感觉不爽，那是你的问题。”接着他大声吼道：“长尾？”

长尾声音颤抖，紧张地说：“和你一起走，虎掌？被流放吗？不，我不能走。我忠于雷族！”

火心见长尾畏畏缩缩地挤进猫群，同时嗅到他身上散发出的恐惧气味，心里暗想：而且你还是个胆小鬼吧。

看着曾经信任的猫一个个弃自己而去，虎掌的脸上终于闪过一丝迷茫的神色。他心有不甘，又问：“尘毛，你呢？跟着我，你会得到你在雷族里永远也得不到的东西。”

尘毛从容不迫地站起来，分开群猫走到虎掌面前说：“我过去曾把你看得很高。红尾是我的老师，他对我的教导之恩深似大海，而你却杀了他。”悲痛和愤怒之下，尘毛的腿有些发抖，“你杀了他，背叛了族群。我就是死也不会追随你。”说完，他转身昂首阔步地走开了。

周围响起一片赞叹声。火心听见白风小声说："好样的，小伙子。"

蓝星说："虎掌，别在这里出洋相了。马上离开！"

虎掌目光闪烁，冷冷地说："我这就走。但我还会回来的，放宽心慢慢等吧。我会来向你们所有猫复仇的！"他摇摇晃晃往营门走去，经过火心身边时，他停下脚步恶狠狠地说："至于你，火心，注意睁大眼睛，注意竖直耳朵，注意往身后看。因为终有一天我会找你的，那时你就死定了！"

火心强抑住内心的惶恐，反唇相讥道："你现在离死就已经不远了。"

虎掌啐了口唾沫，转身走开。大家纷纷让开道路让他通过，所有的目光都死死盯在他身上。虎掌的步伐并不十分稳健——也许炭毛的药草也不能完全缓解他的伤痛吧——但他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回头望一眼。金雀花通道渐渐吞没了他的身影——虎掌走了。

第九章　别害怕，火心！

看着成为自己手下败将的虎掌渐渐远去，火心内心非但没有丝毫胜利的喜悦，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他对此也感到十分奇怪。要不是因为虎掌利欲熏心，他本能成为一名流芳百世的伟大武士。火心深深为他感到惋惜。

群猫又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奔风突然问："如今谁将成为我们的副族长呢？"

火心望了望蓝星，看她是否有当场宣布的意思，却见她沿着高岩径直往巢穴走去。她一路低垂着头，四肢重重地拖在地上，似乎生病了。看来副族长的人选还有待敲定。

云爪忽然兴奋地站起来又是蹦又是跳，大喊道："我认为火心应当做副族长！他立了大功！"

黑条眯缝起眼睛说："火心？宠物猫？"

云爪指着黑条的鼻子瞪眼质问："宠物猫有什么不可以吗？"

火心正要跑过去喝止住他，白风已走到黑条和云爪中间，吼道："够了。依照习俗，蓝星会在午夜前宣布她的决定的。"

云爪也不多说什么，蹦蹦跳跳着找其他学徒玩去了，火心松了口气。他看得出来，云爪还没有意识到刚刚过去的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年纪大些的武士们多与虎掌交好，此时彼此面面相觑，似乎天就要塌下来一样。

火心走到灰条和炭毛身边，灰条抬起头问："你想当副族长吗？"虽然他眼睛里充满了痛苦的神色，嘴角还在往下滴血，但与前些日子相比，已多了些活力。仿佛这场恶斗以及虎掌罪行的暴露，使得他暂时忘却了生离死别的悲痛。

听见灰条这样问他，火心忍不住有些激动。雷族的副族长！不过激动时间不长，他便意识到这个副族长的担子不是一般的重：将一盘散沙般的众猫

聚集起来，重新拧成一股绳。于是他说："我不想当，而且蓝星也不可能选中我。"

他站起来，抖了抖脑袋，似乎要将这些想法去除掉。他问灰条："你感觉怎么样了？你的伤很重吗？"

炭毛说："他不会有事的，不过他的舌头被扯烂了。火心，你能帮我把黄牙请来吗？"

"愿意效劳。"

火心最后看见黄牙时，她正拖着断尾回巫医巢穴。在大家责问虎掌时，她也没有露面。火心穿过空地走进香薇通道。还在通道里，他便听见了黄牙的说话声。也许是黄牙的语气很不寻常的缘故吧，火心停在香薇通道里没再往前走。

只听黄牙喃喃地说："还在撒谎啊，断尾。你已经失去一条性命了，不过你会好起来的。"

断尾恨恨地说："你什么意思？如果我还有一条命，为什么伤口会这么痛呢？"由于失血过多，他说话时有气无力。

黄牙仍旧细声细语，听得火心脊背上的毛都竖立起来。只听黄牙解释道："星族已经治好了那处致命伤，其他伤口则需要巫医来治疗。"

断尾低嘶着说："那你还等什么呢？快治呀，给我些止痛的药。"

"好的，我会给你的。"黄牙的声音突然变得冷冰冰的，火心听得暗暗心惊，"给你，把这些浆果吃下去，你就再也感觉不到痛苦了。"

火心透过香薇叶子间的缝隙往里瞅，看见黄牙正往爪子上涂抹什么东西，然后，她小心翼翼地用那只涂抹过东西的爪子将三枚鲜红色的浆果推到断尾面前，又引着他触摸到它们。火心猛然间回想起秃叶季的那个大雪天，云爪盯着一株矮小、黑色叶子的灌木，灌木上结了许多鲜红色的浆果。他还记得炭毛当时说："这些浆果含有剧毒，因此被称为死亡浆果。仅一颗就能要你的小命。"

火心正要加以阻拦，但却迟了一步，断尾已经将那三枚浆果塞进嘴里。

黄牙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吃进肚里，附在他耳边小声说："你和我的那个族群将我赶出家门，我才来到这里。像你现在一样，我原本是个俘虏，但雷

族对我很好，最后他们给予我充分的信任，让我做他们的巫医。本来你也能赢得他们的信任，但现在——还有谁会相信你呢？”

断尾轻蔑地哼了一声，说：“你以为我会在乎吗？”

黄牙凑得更近，眼光闪烁不定：“我知道你什么都不在乎，断尾。不在乎你的族群，不在乎你的荣誉，也不在乎你的亲人。”

断尾咬着牙说：“我没有亲人。”

“错了，你的亲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就是你的妈妈，断尾。”

断尾的喉咙里发出古怪的呵呵声，似乎是在竭力笑出声来：“你的脑子一定是被蜘蛛丝给缠住了。巫医永远都不会生孩子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将你抛弃。”黄牙的声音中充满了历经岁月沧桑的苦涩，“但我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关心你。当你还是一名年轻的武士时，我便为你感到骄傲。”她的语气渐渐严厉，“可是，你竟然杀害了残星——你的亲生父亲。你杀了族群里的幼崽，还让我替你背负骂名。你会彻底毁了我们的族

群。所以，现在是对这场罪孽做一个了断的时候了。”

“了断？你什么意思，你这老……”断尾想站起来，但四肢一软，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他高声惨叫，叫得火心骨头里都冷飕飕的。“你做了什么？我的腿……我的腿麻木了。我不能呼吸……”

黄牙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冷眼看着他说：“我给你吃的是死亡浆果。我知道你只剩下一条命了，断尾，这种事永远也瞒不过巫医的眼睛。现在，再也不会有猫因为你而受到伤害了。”

断尾半张着嘴巴，脸上全是惶恐。火心听到这里心里也充满了悲凉。此时断尾已说不出话来，他躺在地上，四肢不停地抽搐，胸口上下起伏，竭力想吸进空气。

火心再也不忍心看下去，于是他悄然走到香薇通道外卧在地上，身体不住地颤抖。终于，他听到里面传出断尾最后挣扎的声音，然后一切归于沉寂。他原本想离去，但既然答应了炭毛，他只得硬着头皮往里走。他故意重重落下脚步，让黄牙以为他刚来。

断尾一动不动地倒在巫医巢穴前的一小片空地上，年老的黄牙卧在他身边，鼻子抵在他的侧腹上。听见火心进来，她抬起头，眼睛里充满了痛苦的神色，似乎一下子又苍老虚弱了许多。不过，火心知道她性格坚韧，断尾的死所带来的悲痛并不能击垮她。只听黄牙解释道：“我用尽了所有方法，但他还是死了。”

火心不忍心戳穿黄牙的谎言。他会把刚才耳闻目睹的事情永远地埋在心底。他努力保持声音平静，说：“炭毛要我来问你，舌头被撕裂该怎么治？”

黄牙挣扎着站起来，仿佛因为触碰了死亡浆果，四肢也变得麻木了。她声音沙哑着说：“告诉她我就来。我去取些治舌头的药。”

她脚步蹒跚地走进巫医巢穴，没有再向断尾的尸体回头望上一眼。

这一天一连串发生了这么多事，火心只觉得筋疲力尽，身子刚一沾着窝便立刻沉入了梦乡。梦里，他站在一处高地，风呼呼地刮着，头顶上方的银毛星带闪烁着清冷的光芒。

这时，身后飘来一股温馨、熟悉的幽香，他转过头一眼便瞅见了斑叶。

斑叶走上前和他轻柔地对触了一下鼻子，轻声说："星族在召唤你，火心。不要害怕。"然后便渐渐隐去，只留下火心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当然，还有刮着的风和闪烁的星。

火心心里迷惘，寻思：星族在召唤我？这么说，我快要死了吗？

他心里一惊，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安安全全地躺在昏暗的巢穴里，顿时松了口气。身上的伤口还在火辣辣地疼，站起身时腿脚也不大听使唤，不过力气却在逐渐恢复。他回想起梦中的情景，忍不住浑身发抖。刚才斑叶是在预言自己的死亡吗？

接着，他发觉此时巢穴里倒还真有些冷。若在往日，大伙儿都睡在里面，巢穴里暖暖和和的，现在却是冷冷清清。巢穴外一片嗡嗡议论声。火心走出巢穴，此时不过黎明时分，却见几乎所有猫都已经聚集在了空地上。

沙风从猫群中挤出来，着急地说："火心！午夜都已经过了，蓝星还没有任命新的副族长！"

"什么？"火心吃了一惊。武士守则被打破了！他喃喃地说："星族会怪罪下来的。"

沙风激动地摇着尾巴，继续说："我们不能没有副族长啊。可是蓝星一直窝在巢穴里，白风想同她谈谈，也被她轰了出来。"

火心说："她因为虎掌的事情受到了惊吓。"

沙风说："但她可是雷族的族长啊。她不能总待在自己的巢穴里，把我们都给忘了吧。"

尽管沙风说得没错，但火心仍很同情蓝星目前的处境。他知道，蓝星一直倚重虎掌，即使在自己的指控下，族长仍然对虎掌的忠心坚信不疑。她选虎掌做副族长，给予他充分的领导权。可想而知，当她发现虎掌背叛了自己，而自己再也不能依靠虎掌的力量和武艺时，她内心的震撼会有多么强烈。

火心说："她不会忘记……"话到一半止住了。

只见蓝星从巢穴里走了出来，样子显得非常苍老。她没像往日般跳上高岩，而是在高岩前坐下。在大家好奇的议论声中，只听她用沙哑的声音喊道："雷族同胞们，我现在要指定新一任副族长了。"

所有猫都竖耳倾听，空地中霎时间鸦雀无声。"我站在星族面前宣布这

项任命，让祖先们见证我的选择。”蓝星顿了顿，低头凝视着爪子，半晌没有下文。火心甚至怀疑她是不是忘了自己要说的话了。也许她直到现在还没有决定下任副族长的候选者。

有几只猫开始不安地小声嘀咕起来，这时蓝星抬起了头，大家又都安静下来。

她字正腔圆地高声宣布：“新一任副族长将由火心来担任。”宣布完毕后，随即步伐僵硬地回到族长巢穴里。

整个族群都惊呆了。火心的心里就如同被一根刺猛扎了一下。他来当副族长？他真想唤回蓝星，告诉她一定弄错了。自己还只是个武士而已！

接着，他听到云爪欢快的吆喝声：“我就知道！火心是新的副族长喽！”

黑条凑上前，凶巴巴地说："哦，是吗？哼，我可不会听一只宠物猫的命令！"

有些猫开始过来向火心表示祝贺。灰条和沙风是第一批，炭毛也兴奋地跑过来在他脸上一顿猛舔。

但也有些猫一声不响地离开空地，连句话都没有对火心说。很明显，他们和火心一样，都为蓝星的决定感到十分震惊。斑叶在梦中曾对他说，星族在召唤他，指的就是这个吗？召唤他为族群担起新的责任？

"别害怕。"这是斑叶说的话。火心思绪纷扰，内心惶恐不安：噢，斑叶，我怎么能不害怕呢？

第十章　不可思议

白风在火心耳边轻声说："副族长，你现在需要我做什么事情吗？"

火心知道他一番好意，不由得暗暗感激，因为他心里清楚，白风自己也想当副族长。白风在族群中颇有威望，有他在背后支持，自己当起副族长就顺利多了。"是的，现在……"他一边说，一边努力想现在最急迫的事情。突然，他意识到自己应该想象一下虎掌面临这种情况会怎么做。对了，食物，我们需要些吃的。"云爪，给长老们送些猎物，再叫上其他几名学徒去给育婴室里的猫后们帮把手。"云爪晃了一下尾巴，立即去执行命令了。"鼠毛，黑条，你们各找两三名武士分头出去狩猎。我们需要添加些新鲜猎物。狩猎时，注意观察有没有泼皮猫或是虎掌的踪影。"

鼠毛点了点头，带上蕨毛和柳带离开营地。黑条则站在那里，拿眼瞪了火心老半天。火心怀疑黑条是否想要拒绝执行命令，于是神态自若地与他对视。最后，黑条转过身，叫上长尾和尘毛走了。

白风看着他们远去，说："都是些虎掌的同情者。你要对他们多留个心眼儿。"

火心说："是啊，我知道。但从目前的表现来看，他们对族群的忠诚不是多于对虎掌的吗？我不会计较的，希望他们也能够信任我。"

白风听了不置可否。

灰条问："需要我做什么吗？"

火心舔了一下他的耳朵，说："是的，马上回到窝里睡一觉。昨天你伤得不轻，我会给你送猎物的。"

"哦，好的，多谢了，火心。"说完，他回舔了一下火心，转身消失在巢穴里。

火心走到猎物堆边，看见炭毛正从里面往外扒一只喜鹊。炭毛见他过来，对他说："我把这个给蓝星送过去，顺便检查一下她的伤口，然后再给

黄牙拿些猎物。”

“好主意。”由于下达的几道命令都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眼看族群的生活又重新步入正轨，火心心里甚感欣慰，也增添了几分自信。“跟黄牙说，需要找帮手采集药草的话，等云爪忙完长老那边的事后找他好了。”火心嘱咐道。

炭毛笑着说：“好的。对于如何使唤你的学徒们想必你自有一套了，火心。”说着她一口咬住喜鹊，但随后又立刻吐了出来，趴在地上嗷嗷作呕。只见那只喜鹊的肉从里往外翻开，上面长满了尚在蠕动的白蛆，一股恶臭味扑面而来，火心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炭毛退后几步望着死鸟，舌头在嘴周围转了一圈又一圈。她睁大眼睛，身上的毛都竖立起来，小声说：“是腐肉。猎物堆里竟然有腐肉，这意味着什么？”

火心实在想不出这只腐烂的喜鹊是怎么出现在猎物堆里的。没有猫会把腐肉放进猎物堆，就连最年幼的学徒也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炭毛重复了一句：“这意味着什么？”

火心猛然想起，她思考的并不是死喜鹊混进猎物堆里的原因。他声音嘶哑地说：“你认为这是个预兆吗？是星族发给我们的信息？”

“也许吧。”炭毛打了个寒战，睁大眼睛看着他，“自从我在月亮石前举行完仪式后，星族还没有和我对过话。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预兆，不过如果它是的话……”

火心接茬说：“那一定是关于蓝星的。”一想到这是炭毛新能力的第一次显露，火心的毛都竖立起来了。“对了，你刚才就是要把这只喜鹊往蓝星那里送的。”说着，火心想到这个预兆可能隐藏的深意，不由得心里一寒。星族是不是在告诉他们，虽然虎掌这一外部威胁被解除了，但蓝星的统治正从内部遭到侵蚀腐坏呢？想到这里，火心坚定地说：“不，这不可能。蓝星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这只不过是某只猫粗心大意，误把腐肉带回来了而已。”

不过这些话连他自己都说服不了，他知道炭毛也不相信。炭毛迷惘地晃了晃脑袋说：“我问问黄牙去，她一定知道的。”说完，她衔起一只水老鼠，一瘸一拐地离开了。

火心在她身后喊道："除了黄牙，别对任何猫说。不能让大伙儿知道这件事。"

炭毛摇了摇尾巴表示听到了，然后就消失在香薇丛里。

火心看了看周围，确保没有猫偷听到他们的谈话或者见到这只死喜鹊。于是他忍住呕吐的欲望，把喜鹊拖到空地边上，扒拉了一些土将其掩埋起来，然后才稍稍松了口气。

事情虽然了结了，但他心里一点儿也平静不下来。如果这只长满蛆虫的烂喜鹊真的是个预兆，那么会有什么灾祸在等待雷族和他们的族长呢？

到了中午，大家都已安顿下来。狩猎队带回了丰盛的猎物，所有猫都吃得饱饱的。火心这才想起该去一趟蓝星的巢穴，看她是不是想和自己谈谈族群的管理事宜。

这时，金雀花通道那边出现了一阵骚动，只见四只河族猫走进营地，还是上次协助他们赶走泼皮猫的那几只：豹毛、雾脚、石毛和黑掌。

上次战斗中，豹毛的肩膀处挂了彩，而黑掌则有一只耳朵被撕开了一道口子。火心真希望他们只是来慰问一下雷族众武士的，不过他知道河族可没那份心情，他们此番前来必定又是为了那两只幼崽的事情。火心努力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踱步过去冲豹毛低下头去——不过他行的不是上下级的礼节，而是平级的礼节。

豹毛看见火心行的是平级礼节，脸上露出惊讶的面容，说："你好，我们想和你们的族长谈谈。"

火心踌躇不定，不知道该怎么向他们解释。要想把虎掌怎么意图篡（cuàn）位，自己又如何当上副族长这一连串事情讲清楚，可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办到的。几个念头转过，他决定还是先不把这件事告诉他们。别看河族现在这么客客气气的，谁能保证他们不会落井下石呢？反正森林大会也快到了，他们到时自会知道。火心又低了一下头，转身准备向蓝星禀（bǐng）告。

当他走近族长巢穴时，看见蓝星正坐在那里吃下最后一片鼠肉。看起来她的气色好多了。火心在门口通报了一声，蓝星咽下嘴里的鼠肉抬起头来。她舔净嘴巴，说："是火心吗？进来吧，我们有一大堆事情要商量。"

火心说："是，蓝星。不过，现在恐怕不是时候，河族武士们正在等你。"

蓝星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我刚才还在犯嘀咕呢，不过他们倒还真是心急呀，这么快就又来了。"说着，她走出巢穴，前去接见来访的河族猫们。不知什么时候灰条也出来了，正在那里和雾脚聊天。火心在距河族猫们几步开外的地方坐下，心里暗想灰条可千万别什么都往外说。

其他猫看见河族又来到本族的营地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纷纷围拢过来。

彼此寒暄一番后，豹毛说："我们族里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最后一致认为银溪的幼崽们应当属于河族。昨天，河族有两只幼崽刚生下来没多久就夭折了，他们的妈妈绿花同意喂养这两只新生的幼崽。我们认为这都是星族的安排。这两只幼崽会得到悉心照顾的。"

火心喊道："他们在这里也得到了悉心照顾！"

豹毛瞪了他一眼，对蓝星说："钩星派我们来接走幼崽。"她的声音并不响亮，但语气却很坚决，似乎是要显示出，她深信自己的族群绝对拥有那两只幼崽的抚养权。

雾脚补充说："况且他们现在又长大了不少，再加上河水也变浅了，安全渡过河去应该不成问题。我想他们能够经受住旅途的劳顿。"

豹毛赞许地看了看她，说："没错，要不是为了他们的健康着想，早先我们便将这两只幼崽接走了。"

蓝星站起身，虽然仍有些无精打采，但已恢复了当族长的威严。她说："这两只幼崽的身上也有雷族的血脉。我已经说过了，我会在下次森林大会上做出决定的。"

豹毛冷冷地说："这由不得你做主。"

她的话引起一片抗议声。

坐在火心身旁的沙风骂道："脸皮真厚！她以为自己是谁，竟敢来这里对我们指手画脚？"

火心走到蓝星身边，在她耳边小声说："蓝星，他们是灰条的命根子，千万别送给河族。"

蓝星的耳朵抽动了一下，淡淡地对河族猫说："你们回去告诉钩星，就说为保住这两只幼崽，雷族将不惜一战。"

雷族的猫们齐声叫好，豹毛勃然大怒。

火心的毛立刻竖立起来。这时，灰条站出来向蓝星走去。大家纷纷让出道路，心里存着疑问，脸上露出鄙夷的神色。灰条似乎对此已见怪不怪，他看了看河族猫，然后又看了看本族猫，最后说："豹毛说得没错，幼崽属于母亲的族群。我想，我们应该让他们带走幼崽。"

火心一下子惊呆了，虽有心要反驳，但又找不到合适的语言。雷族的其他猫都陷入了沉默，只有黄牙小声嘟囔了一句："他简直是疯了。"

蓝星说："灰条，再考虑考虑。如果我让豹毛领走他们，你将永远失去自己的孩子。他们会在别的族群里长大，不会再认你这个父亲。他日你们甚至会在战场上相见。"火心注意到，她在说这番话时，眼睛凝视着雾脚和石毛，语气中充满了悲伤。她的这番话饱含着惨痛的教训，大家听后均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很久以前她所失去的孩子。

灰条说："我明白，蓝星。但我给族群惹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我不想再让同胞们为了我的孩子而有什么闪失。"他顿了顿，对豹毛说："如果蓝星同意，我会在太阳落山前带着孩子们去河边。我保证说话算数。"

火心脱口而出："灰条，不要！"

灰条扭头瞅了火心一眼，火心看到他的目光里充满了痛苦、悲伤，但还有坚决。那一瞬间，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还不能完全理解灰条内心的感受。

他轻声重复了一句："不要！"但灰条没有回应。

沙风走到火心身边轻声安慰，但火心已经全然麻木。模模糊糊中，他似乎听到炭毛走过来对沙风说："没用的，沙风。说什么都没有用，让他安静一会儿吧。"

蓝星垂下头去，久久沉思不语。火心看得出来，她刚才瞬间积攒起来的力量在这番较量中正被消耗殆（dài）尽。最后蓝星说："灰条，你真的就这么决定了吗？"

灰条抬起头："决不反悔。"

蓝星说："既然这样，豹毛，我答应你们的要求。灰条会在日落前依照约定把幼崽带过去。"

眼见事情办得如此顺利，倒让豹毛吃了一惊。她和黑掌交换了一下眼神，似乎不能确定这是不是个圈套。她转身对蓝星说："好吧，看在星族的分儿上，我们暂且相信你的话。"她冲蓝星略一低头后率领其他三只猫离去。火心目送他们离开营地后想劝灰条改变主意，却发现他一闪身消失在育婴室中。

太阳西斜，被树木遮挡，火心在金雀花通道处等候。树木簌（sù）簌作响，春风拂面不寒。不过此时火心满脑子都在围着灰条转，哪有心思欣赏这大好景色。他要尽最后一次努力，劝说灰条不要放弃自己的孩子。

终于，灰条带着孩子们从育婴室里出来了，两只幼崽走在他前面。那只深灰色的幼崽已颇具一名武士的风范，而那只银灰色的幼崽将来一定会同她母亲一样，模样漂亮、行动敏捷。

金花随他们一道出来，低下头和两只幼崽对触着鼻子，悲伤地说："好好保重，两个小可爱。"

灰条推着他们向营门口走去，两只幼崽不明其意，大声嚷嚷。金花的孩子们紧紧贴在母亲的肚腹上，似乎在安慰她。

火心看灰条走近，上前开口说："灰条……"

灰条打断了他的话："别再说了，不久后你就能理解了。你和我一起去河边吗？我……我需要你帮我带幼崽。"

"当然可以了，咱们一起走吧。"火心巴不得多一点儿机会劝说他改变主意呢。

两名武士如往常一样，结伴穿过丛林。他们各自衔了一只幼崽，两个小家伙一路上都不安分，吵吵嚷嚷着要自己下地走路。火心不知道他的朋友如何能忍心放弃这两个宝贝。他暗想：当初蓝星眼睁睁地看着橡心带走自己的孩子时，心里是不是也是这般感受。

他们到达河边时，晚霞正从天边隐去。小河恰如一条柔软的银色绸带，流水潺潺细语，岸边的新草凉凉爽爽。

火心把嘴中的幼崽放在柔软的草地上，灰条将另一只放在旁边。灰条猛然间把火心拽过来说："终究还是你对，我放不下这两个孩子。"

听到灰条肯改变主意，火心顿时喜出望外。他们这就能带着幼崽们回家了，不管未来河族会如何刁难，索性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罢了。哪知灰条接下来的话又使他的心立刻冰冷下来。

"我要和他们一起去河族。银溪临终前要我好好照顾他们，守着他们，就如同守着银溪一样。不能和他们在一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灰条说道。

火心瞪着他，嘴巴越张越大："什么？你不能这样！你属于雷族啊。"

灰条摇了摇头，说："那是过去的事了。自从族群发现我和银溪的事以后，大家就不再信任我了，我也不期望得到大家的信任，属不属于雷族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差别。我觉得忠诚二字已没有意义了。"

火心听了这番话心都碎了，他低声说："哦，灰条。我怎么办呢？我需要你，就算为你赴汤蹈火，我也绝不皱一下眉头。"

灰条神色悲伤，喃喃地说："我知道，你是最可靠的朋友。我也愿为你付出生命，你知道的。"

"既然这样，那就留在雷族吧！"

"我做不到。除了这件事，你叫我做什么我都能答应。我要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而他们应归入河族。哦，火心，火心……"他的声音越来越凄

凉，“我就要被撕成两半了！”

火心凑上前去舔他的耳朵，感觉到灰条的身体在簌簌发抖。他们一同走过了多少风风雨雨啊！当火心还是宠物猫，在森林里迷路时，他认识的第一只族生猫就是灰条。灰条是他在族群里的第一个朋友。他们一同训练，一同成为武士。无论是炎炎烈日，还是冰天雪地，他们都一起外出狩猎。他们冒着被蓝星责罚的风险，一同揭开虎掌的真面目。

到如今，这一切都要结束了。

最糟糕的是，火心竟然找不出合适的话来反驳他的朋友。因为灰条和银溪相爱，族里一直不拿他当本族猫，虽然他们收养了他的两个孩子，但对他的态度却没有丝毫改变。即使他们为了保住这两只幼崽而不惜一战，那也仅仅是为了维护族群的尊严。眼下看来，不论是灰条或是他的孩子们，留在雷族都没有什么前途。

灰条转身招呼两只幼崽。两个小家伙喵喵叫着磕磕绊绊地朝他跑来。灰条对火心柔声说：“我们该走了。咱们在下次森林大会上还会再见面的。”

“那不一样。”

灰条看着火心，凝视良久，说：“是的，那不一样了。”说完，他衔起一只幼崽下到河岸边，踩着河里的垫脚石向对岸跳去。河对岸，一只蓝灰色的猫从芦苇丛里钻出来接住幼崽，等待灰条送过去另一只。

火心认出那是银溪最要好的朋友雾脚。他知道雾脚会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这两只幼崽的。但是，在今后的岁月里，灰条再也没有像火心这么知心的朋友了。

火心的心在哭泣：一切再也不会重来了。不能再一同巡逻，不能再嬉戏打闹，不能再说悄悄话，再也没有欢声笑语，再也没有惊险刺激，一切都结束了。

他不言不语，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灰条衔着另一只幼崽渡过河去。雾脚和灰条对触了一下鼻子，然后低头去嗅那两只幼崽。她点了点头，和灰条各自衔了一只幼崽转身消失在芦苇丛里。

火心站在原地望着水花四溅、一去不返的河水，久久不愿离去。

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悲伤和孤独，但与此同时，他又感到内心深处有

一股力量在隐隐涌动。虎掌的鬼把戏已被戳穿，再也不能在族群里为非作歹了。蓝星赐予他莫大的荣耀，选他做副族长。从现在起，他要在族长的指导下，在斑叶和星族的保佑下，继续往前走。

不知不觉中，他的脚步越走越快，最后终于飞奔起来。黑暗中只见火一般的身影起伏闪现。火心心急如焚，他要立刻赶回雷族，履行自己副族长的职责。

药草治不了心病，只有时间才能治愈它。
There's no herb to heal a broken heart. Only time will do that.
——黄牙

林中突袭：雷族是如何出奇制胜的

1. 尽可能安静地行进，利用信号相互交流，避免暴露你的位置。

2. 保证自己处于敌猫的下风向，这样你的气味就不会被探测到。

3. 注意观察枝条上新鲜的断茬、地面上被踩翻的树叶、吃剩的猎物，或者是挂在枝头上的一绺毛发。这些痕迹将会带你来到入侵者身后。

4. 张开嘴巴，时刻留意陌生的气味。注意：如果你闻到了入侵者的气味，而森林里没有微风，那就说明你已经离他们很近了。

5. 浅色的皮毛在绿色植被的映衬下非常显眼，所以一定要记得在最茂密的灌木丛里隐藏好自己。记得压低身子！

6. 永远不要放过任何可以练习追踪能力的机会。连育婴室里的幼崽都会偷偷靠近他们的妈妈发动偷袭。学徒们则常常躲在灌木丛或者树桩后面，突然跳出来吓唬他们的伙伴。这些可不只是游戏而已。

上期参考答案

虚张声势　兴师动众　流言蜚语　迎刃而解
猝不及防　刻骨铭心　剑拔弩张　奴颜婢膝
和盘托出　雪中送炭　自告奋勇　寡不敌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惊天密谋 /（英）艾琳·亨特著 ；赵振中译．--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23.3
（猫武士 ：美绘本）
ISBN 978-7-5148-7926-1

Ⅰ．①惊… Ⅱ．①艾… ②赵… Ⅲ．①儿童故事－图画故事－英国－现代 Ⅳ．①I561.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014523 号

JINGTIAN MIMOU
（猫武士美绘本）

出版发行：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 版 人：孙 柱
执行出版人：马兴民

插　　图：刘 野　　装帧设计：舒穆禄
策　　划：何强伟　　责任校对：杨 雪
责任编辑：郭亚丽　　责任印务：厉 静

社　　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邮政编码：100022
编 辑 部：010-57526309　　总 编 室：010-57526070
发 行 部：010-57526608　　官方网址：www.ccppg.cn

印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4.5
版次：2023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202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68 千字

ISBN 978-7-5148-7926-1　　定价：15.00 元

图书出版质量投诉电话 010-57526069，电子邮箱：cbzlts@ccppg.com.cn

猫武士 美绘本 9
WARRIORS

下集预告

虎掌的背叛给蓝星带来重大打击，族长整日意志消沉、疑神疑鬼，甚至对星族失去了信任。族里的大小事务都落在了副族长火心的身上。他一方面要小心提防虎掌及泼皮猫的再次偷袭，一方面又要负责组织族群内的巡逻和狩猎事宜。与此同时，云爪（火心的外甥）的不安分表现又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风靡 30 多个国家，占据纽约畅销书榜 122 周的
动物奇幻小说——《猫武士》来啦！
没看过它，千万别说你认识猫！

ISBN 978-7-5148-7926-1
9 787514 879261
定价：15.00 元

绿色印刷产品

中少报刊
官方旗舰店